

晏子故事系列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一

齊景公欲誅養馬之人

春秋時期，齊國的國君齊景公有一匹心愛的馬，交給養馬的官吏看養，並且囑咐要好好照料馬兒。誰想有一天，馬突然得了暴病死了，連養馬人都不知是何緣故。

齊景公得知後，十分傷心，同時也很生氣，一定要派人將養馬者肢解處死。

晏子此時侍立於旁，眾臣們見君王暴怒，也不知說何是好。聽齊景公一聲令下後，左右的侍衛便要進前去抓養馬者。晏子見了，馬上站了出來，示意侍衛暫且住手，自己便向齊景公請問道：「君上，肢解人也須有個方法步驟，但不知古聖堯舜肢解人，是先從哪兒下手的啊？」

正當惱怒的景公一聽，大吃一驚，想堯舜是一代聖王，愛民如子，哪會肢解人？自己如今這樣做，怕與聖賢背道而馳，反與桀紂為伍了。內心有所慚愧，便順口說道：「從寡人開始。」侍衛們一聽，於是退下。

雖收回肢解之令，可景公餘怒未消，下令說：「免去肢解，將他交付牢獄，處以死刑吧。」

晏子聽了，並沒有再阻止，只是向景公作禮問道：「君王，此人真是罪大莫及，只可惜他還不知道為什麼要被處死，恐怕會死不瞑目。不如讓微臣替君王將他的罪狀一一說明，也叫他知道自己所犯之罪，然後再交獄執行，好讓他死得甘心，您覺得可以嗎？」

齊景公一聽，覺得晏子的話也不錯，便答應了。

晏子於是上前，當著眾臣之面，開始數說起養馬的人來：「你知不知道，你犯有三條大罪：第一條，君王讓你養馬，結果不小心，馬暴斃死了，等於你殺了馬，應當判你死刑；第二條，死的馬是君王最愛的馬，應當判處死刑；第三條，君王因為一匹馬就殺人，讓全國的百姓聽說此事，必定會因此埋怨我君愛馬勝於愛人；諸侯如果聽說此事，必定會輕視我們的國家。但是追究原因，只是由於你把君王的馬養死了，最後竟讓百姓生怨，兵力削弱於鄰國，更應當判處死刑。現在，交付獄吏，執行死刑吧！」

齊景公在座上聽後，不禁驚出一身冷汗，條條都不足判養馬者死刑，並由此也見

到自己的過錯，不由喟然長嘆，對晏子說道：「先生您就開釋他吧，開釋他吧！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因此傷了我的仁德啊！」

人在暴怒時，常會意氣用事，說出或做出一些與常理相悖之事。齊景公在愛馬死了以後，傷心過度，一時氣極，竟要以極刑處死養馬者。雖然臣子們都知道這個做法是不對的，但景公暴怒之下，倘若強要直言相勸，只怕不但無法解救養馬者，自己也要惹禍上身。

晏子在此情急之下，能沈穩不亂，並急中生智，以善巧的勸諫，解救了養馬者，同時，也讓景公發現自己的過錯，收回成命，可以說真是智慧過人啊！

由此，我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反觀自己，當別人在發怒的時候，我們的情緒是否也會隨之起伏不定？倘若自己一開始就亂了方寸，便難以用理智的心來觀察大局，更難找到合適有效的辦法來解決問題，這樣，反讓彼此都陷在困境之中無法出離。

除了情緒平穩之外，勸諫時，也應注意時機與方法，倘若此時的直言相勸，不但不能給予對方提醒，反讓對方更加意氣用事，便失去了勸諫的最初用意。有時到最後，反而成了雙方之間的一種爭執。於是，不如學著晏子一樣，順水推舟地幫助對方看到這個行為所帶來的後果。當清楚明白後果的嚴重時，自然不會一意孤行。利用一點時間來讓對方平靜，當情緒平緩之後，考慮事情便會更加客觀、謹慎，於此，便可以避免很多錯誤發生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可以借此警戒自己，在暴怒之時，或是在喜極之中，不要輕易做出任何決定。古有言：「盛喜中勿許人物，盛怒中勿答人書。」也是避免因一時情緒沖動而做下錯事。

晏子的勸諫，不但讓我們看到他內在的修養，同時，也為他的聰明智慧所折服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

家有老妻

晏子是一個德才兼備之人，在齊國輔佐了三代君王，他雖身居高位，俸祿豐厚，自己卻樸素節儉，將多餘的財物用來幫助親族，對百姓體恤有加，而他對自己妻子的道義情誼，同樣令人稱贊不已。

齊景公當政時期，晏子以自己的智慧德行，幫助景公治理朝政，深受景公器重。景公正好有一個心愛的女兒，年輕美貌，便想將女兒嫁給晏子。

一天，齊景公到晏子家中作客，喝到盡興的時候，景公正巧看到晏子的妻子，便向晏子問道：「剛才那位是先生的妻子嗎？」

晏子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景公笑著說：「嘻，又老又醜啊！寡人有個女兒，年輕貌美，不如嫁給先生吧。」

晏子聽後，恭謹地站起來，離開坐席，向景公作禮道：「回君上，如今臣下的妻子雖然又老又醜，但臣下與她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經很久了，自然也見過她年輕美好的時候。而且為人妻的，本以少壯托附一生至年老，美貌托身到衰醜。妻子在年輕姣好的時候，將終身託付給我，我納聘迎娶接納了，跟臣一起這麼多年，君王雖然現有榮賜，可晏嬰豈能違背她年輕時對臣的託付呢？」

於是，晏子再拜了兩拜，委婉辭謝了景公，景公見晏嬰如此重視夫妻之義，便也不再提及此事。

有一次，田無宇到晏子家中，見晏子一人在內室，有一位婦人從屋內走了出來，頭髮斑白，穿著黑色的粗布衣服，十分儉樸。田無宇假裝不知道，故意用譏諷的語氣對著晏子說道：「剛才那個從室內出來的人是誰啊？」

晏子禮貌地答道：「是我家妻子。」

田無宇看著晏子說：「貴為中卿的地位，食邑田稅所入一年可達七十萬，為何還要用老妻啊？」

晏子於是說：「晏嬰聽說，休掉年老的妻子稱為亂；納娶年少的美妾稱為淫；見色忘義，處富貴就背棄倫常稱為逆道。晏嬰怎麼可以有淫亂的行為，不顧倫理，逆反古人之道呢？」

女子，無論多麼年輕美貌，也終有年老之時。夫妻攜手，本應白頭偕老，共渡一生，又豈能在得勢之時，就拋下結發妻子於不顧呢？晏子雖貴為齊國大臣，又遇君主親自提親，可謂高攀金枝，卻仍不願違背倫常道德，委婉謝絕了君主的美意，其德行令人敬佩。

田無宇到晏子家中做客，卻對晏子的妻子輕視，而且問晏子，何以身居高位，富貴在身，妻子仍然是老妻，怎麼不換美妾呢？

晏子並未因田無宇的失禮而氣憤，也未因田無宇輕視老妻而羞惱，反以禮相待，

以道德之言向田無宇解釋，淫亂逆道之事不可為，其德行操守讓人敬服。

夫義婦德，夫妻兩人有緣走到一起，是多麼難得的緣分。在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中，彼此互相關懷、照顧，一同孝敬父母、教育子女，攜手走過多少的風風雨雨，又一起嘗過多少的酸甜苦辣，為這個家都逝去了青春年華。而在一同經過患難之後，是否能夠同甘共苦？晏子給我們做了最好的榜樣，不離不棄，哪怕是君王提親，旁人嘲笑，他對妻子也依然如此尊敬、愛護，有情有義，這才是夫妻之間的真情真愛，也體現出晏子的操守品行，令人敬重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三

晏子治東阿

晏子名嬰，萊（山東）之夷維人，為齊國桓子弱之子，以邑為姓。晏子不僅德行出眾，而且智慧過人，但從不追名逐利，也不攀求貴族強權。

在輔佐齊景公時期，有一次，景公派遣晏子管理東阿這個地方，晏子於是受命前往。

不曾想，晏子到東阿治理三年後，竟名聲敗壞，國人皆知。

消息傳到景公耳中時，景公非常不高興，召請晏子回來，當面訓責他說：「寡人以為以先生的才能，治理東阿不在話下，故此派先生前往治理，可如今東阿卻亂得不像樣，您回去好好反省一番，寡人要大大地責罰先生！」

因此，景公還要罷免晏子的職務。

晏子見景公大為不悅，也未做任何解釋，只是作禮謝罪道：「晏嬰知道自己的過錯了，請再給臣一個治理東阿的機會，三年之後，聲譽必致全國，若仍不能治好，臣情願受死。」

齊景公聽了晏子的話，內心也有所不忍，便再次派他治理東阿。

經過了三年，果然，晏子的好名聲響於全國。當晏子前來獻上賦稅簿時，齊景公非常歡喜，親自迎接晏子。

晏子拜見景公後，景公坐下，向晏子致賀並贊賞他說：「先生您將東阿治理得真好啊！」欲獎賞晏子的政績，然而，晏子卻婉然謝絕，不肯接受。

齊景公奇怪，問他為何不接受賞賜，晏子這才向景公作禮說道：

「以往三年，晏嬰在治理東阿時，開辟交通，修築道路，嚴密地方行政，防遏盜賊，故使淫邪放逸之人厭惡；尚勤尚儉，獎勵勤儉孝弟，處罰偷盜懶惰，於是懶惰成性之人厭惡；判決訟案，不避貴族強權，故強權貴族厭惡；左右之人及近侍者有所請求，合法就答應，違法就拒絕，故左右近侍不悅；事奉貴人時謹守禮節，不越禮犯分，因此也使貴人不悅。

「如此，淫邪放逸之人，懶惰成性之人，強權貴族此三類人，對晏嬰不滿，毀壞臣的名聲在外；而左右近侍與貴人又在君王朝內敗壞臣的聲譽，故三年來臣弄得惡名昭彰，國人皆知，傳至國君。

「現今，臣改變了以往的做法，小心地處理。不修道路，延緩建設；不獎勵勤儉孝弟，也不處罰偷盜奸邪；判決訟案，尊重權貴意見。因此，淫邪、懶惰、貴強等人喜悅了，對臣贊譽在外；左右近侍有所請求，一律答應，前來賄賂也不拒絕；加重賦稅卻少納倉庫，媚事君王左右，阿諛權貴。如此，左右與貴人們也歡喜了，在君王朝內稱頌臣，善名美譽便傳於內外。

「可往昔，晏嬰治理東阿時秉公守禮，救濟貧民，百姓無一受凍挨餓；而今臣之所為，卻使民無積貯，百姓過半食不果腹。原本應受獎賞的做法，君王卻惱怒，欲加嚴懲；現今應被殺頭的作為，您卻親自相迎，向臣道賀。臣實愚昧不明，不能再治東阿，願乞骸骨回歸故里，讓位於賢者，怎敢再接受君王的賞賜啊！」

於是，晏子向齊景公鄭重地拜了兩拜，準備離去。

齊景公聽後頗為震驚，見晏子要走，連忙起身說：「先生您就勉力再治理東阿吧！東阿是先生的東阿，寡人將不再幹預了。」

由此，齊景公知道了晏子的賢德，於是重用他來輔佐國家大政，三年後而齊國大興。

晏子最初治理東阿，可謂盡忠職守，力盡所能利益百姓，使得三年後人民生活得到溫飽，無受饑者。然而，卻也由此得罪不少權門貴族和偏邪之人，受到他們的誹謗、陷害，以致名聲掃地，傳遍全國。

景公聽聞晏子惡名後，大為生氣，因此要罷免晏子職務，還要加以嚴懲，卻不知自己誤會了晏子。

我們看到，晏子此時雖在困境，依然沈著冷靜，在景公發怒時，他不急於辯解，

但也不就此屈服，而是機智地後退一步，向景公承認錯誤，並請求景公再給他三年時間重新治理東阿。

遇到困境駛不過時，先退一步，或轉一個彎，換一種方式，晏子同樣也達到了勸諫國君的效果。

三年後，擺事實的進諫，比起當初惡名昭國時的解釋更顯力度，使景公深深受到震撼，美譽傳國時，百姓卻忍饑受苦，於此化解了誤解，也知道了晏子的賢德，可見晏子的智慧與遠見。

雖然，晏子也可以做到趨炎附勢，讓自己不但美名傳國，還能得到富貴、權力與君王的信任，然而，晏子卻絕然不肯隨波逐流，本著就是一顆忠誠的心！故在不能為國為民真實效力時，他寧可辭去官位，回歸故里。

讀罷此文，晏子的智慧善巧讓人贊嘆，但他這片赤誠忠心更叫人敬佩不已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四

晏子出使楚國

晏子不僅德行出眾，而且頭腦機敏，能言善辯。有一次，晏子奉命出使楚國，楚王聽說後，對左右人說：「晏嬰，是齊國最能言善道之人，現在他要來，寡人欲羞辱他一番，該如何做呢？」

於是，左右之人獻計種種。

待到晏子如期出使楚國，至城門口時，楚人想要嘲笑他身材矮小，因此故意不開正門，而是在正門旁開了個小門來迎接他。

在古時，家居院落等會在正門旁的牆根開個小門或留一小洞，方便狗兒出入。

晏子見此，並沒有從小門進入，而是對著迎接的官員說道：「只有出使狗國者，才從狗門而入；而今晏嬰出使楚國，不當由此門而入。」

迎賓官員一聽，臉色發紅，卻無言以對，只得打開城門，請晏子從大門堂堂正正進入。

晏子覲見楚王后，楚王為之設宴賜酒。坐定後，楚王故意問晏子：「難道齊國沒有人了嗎？怎麼派你當使者呢？」

晏子作禮答道：「齊國的臨淄城有七千五百戶，人人張袖可成陰，揮汗可成雨，行人來往川流不息，站立時必須並肩接踵，怎麼會沒有人呢？」

楚王仍問：「那為什麼要派你出使呢？」

晏子答道：「齊國派遣使者，各有所出使的對象，賢者出使於賢君，不賢者出使於不賢之君。晏嬰最為不肖，故最適合出使楚國。」

楚王本想借此羞辱晏子，此時被晏子一說反倒啞口無言，於是笑著賜晏子酒。

待飲酒盡興時，恰好有二小臣綁一人從殿前經過，經過楚王面前，楚王問道：「綁住的人怎麼了？所犯何罪？」

臣子答道：「是齊國人，所犯是盜竊之罪。」

楚王又看著晏子，說道：「難道齊人生性喜歡偷竊的嗎？」

晏子離席而起，回答楚王：「晏嬰聽說，橘子生在淮南為橘，其味甜美，若生長在淮北就變成枳，酸小澀苦，其葉雖似，但果實味道卻不相同。為何會如此呢？實是水土不同的緣故啊。如今人民生活在齊國不偷竊，來到楚國卻偷竊，這難道是楚國的水土使他發生了變化嗎？」

楚王見無論如何都羞辱不到晏子，反讓自己感到羞愧，於是笑著說道：「聖人真是不可加以戲弄的啊，寡人欲讓您受辱，反而自取其辱了。」

晏子出使楚國，楚王卻想借機羞辱晏子，面對這種困境，晏子竟能遊刃有餘，不僅自身不受辱，也保護了齊國的國威，還善巧地使對方自感羞愧，真可謂是不辱使命。

讀罷此篇，我們也感受到，欲加什麼在別人身上時，實已把這個東西套在自己身上了，若不是楚王有此設計，晏子又何能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？

於此，深深體會「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」的道理，欲侮辱人，卻為自己種下被羞辱之因，這好比朝向天空吐一口唾沫，不會唾到天上，最後掉下來，還是會落到自己身上。

孟子有雲：「愛人者，人恒愛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」為我們道出了人恒敬，人恒愛的緣由，並非貶低、欺辱別人，而是真正能為他人著想，懂得愛人、敬人

的人，才能最終得到人恒敬，人恒愛的善果。

如此，我們怎能不警示自己，在日常生活中與人為善，對人有禮呢？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五

晏子勸景公罷酒

齊景公喜好飲酒，有一回興致很高，竟喝得酩酊大醉，過了三天才清醒下床。

晏子晉見景公時，問候道：「君王飲酒過量，身體不適嗎？」

景公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
晏子因而勸諫說：「古時飲酒，只要能達到賓主互通友好，聊以聯絡感情就夠了。因此，男的不群聚宴飲以妨害農事，女的不群聚燕樂以妨害女功。若男女聚會宴飲，也是遵守著往來之間酒不過五巡的禮節，若有超過，就會受到責罰。

「君王能身體力行，對外則無積壓不辦的公事，對內也無昏愎敗德的行為。可如今君王一日飲酒，而三日沈睡，國家政事廢弛於外，左右近臣敗壞於內。平常那些作奸犯科，以畏懼刑罰而自我約束的人，等於幫助他們去為非作歹；而以賞譽相勸，潔身自愛的人，反而缺乏了積極為善的動力。

「在上如離德悖行，為民便不重視賞罰。德行既不足觀，賞罰又失去作用，事如至此，就喪失了所以立國的原則了。但願我君能節制不良嗜好，身服禮義，以德化民才是啊！」

聽了晏子的勸說，景公也知道飲酒應適度。可後來，景公因為貪杯，飲酒七日七夜不止。臣子弘章見景公沈於酒樂，不務國事，不免心急如焚，於是到景公前直言相諫道：「君王飲酒已七日七夜，願君上能立即罷酒，不然，請賜章一死！」

聽到如此強烈的勸諫，景公不免心中不悅，只是未立即發作。

晏子很適時地入見景公，景公便對晏子說：「弘章勸我說『願君王能立即罷酒，不然，請賜章一死！』如果寡人聽了他的話，就等於受制於臣子了；然不聽他勸而賜他一死，又於心不忍。」

晏子聽了景公的話，便說道：「幸虧弘章遇到了像您這樣的國君，假使遇到的是夏桀、殷紂，說不定弘章早就活不成了。」

景公一聽此話，便知道自己一言一行都將影響深遠，一不小心恐怕名聲敗壞，也與桀紂同伍了，於是心領神會，不但不加罪於弘章，也罷酒不飲了。

嗜酒，有許多危害，景公一日飲酒而三日沈睡，不僅有傷身體，也誤了國事。為君者不能自我節制，上行下效，恐怕人民會因此更加放逸，於是，晏子深加勸導，希望景公能有所節制，以為民之表率。然要改變一些習氣並不容易，在景公貪杯連續七日飲酒不止時，臣子弘章更是以死相諫。我們見齊景公身邊有這樣的忠臣志士，的確是齊景公的福氣。

然齊景公卻無法接受弘章的直諫，並猶豫是否賜死他，晏子此時能適時入見，並以簡潔深遠的話語，使景公有所省思，不僅能罷酒不飲，也免去弘章的殺身之禍。晏子的勸諫，可謂充滿智慧。

酒，在宴會上只起到互通禮節的作用，因此飲的數量也有所限制，使男女都不妨害各自的工作。可一旦沈迷，便會因酒誤事，也會因酒而犯下許多過失。因此，酒不及亂，是一個度，縱然在聚會上要借酒以表禮貌，也應有所節制，適而可止。

對於酒，《弟子規》也有言「飲酒醉，最為醜」，若醉酒失態，胡言亂語又或舉止輕浮，便有失禮儀。我們也可借此在生活中，掌握分寸，適度合禮，莫因酒傷身，又或因酒亂德，又或嗜酒使家庭不和，影響正常工作，如此損失就大了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六

景公掏雀

齊景公有一次興起，去掏麻雀窩，可是掏出來後，卻發現麻雀太小了，於是又將它放回窩裡。晏子恰好聽到此事，便未按通常朝會的時間，先行入見景公。

景公因為掏出麻雀又放回去，穿著長袍來回折騰後，不禁汗流浹背，衣冠也因此不整，突然一回頭，看到晏子來，不免嚇了一跳。

晏子向景公作禮問道：「不知君上在做什麼，以至如此呢？」

景公看看晏子，說：「寡人剛才在掏麻雀，因雀兒太小，故又將它放回原處。」

晏子聽後，略退了幾步，向北面拜了兩拜，向景公致賀道：「我君有聖王之道啊！」

景公聽了，不禁一驚，奇怪地問：「寡人掏麻雀，因為看到雀兒太小，所以將它放回原處，這與先生您說的聖王之道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晏子於是回答說：「君王掏雀，但因雀兒太小，便將它放回原處，這是慈愛幼小的表現。君王這仁愛的存心，都能施於禽獸，那更何況是人呢？這仁愛就是聖王之道啊！」

景公身為一國之君，卻去掏麻雀窩，這舉動不免讓人覺得好笑，而且還因此汗流浹背，國君的儀表，此時似乎蕩然無存。然而，晏子看到景公掏雀時，卻是看到景公那仁愛幼小的存心，並且借機勸諫，幫助景公將這慈愛擴展到黎民百姓，更推向聖王的仁道，足見晏子的良苦用心，念念想幫助景公治國安邦、利益百姓。這忠誠與善巧，的確令人敬服。

生活中，當我們見到親人、朋友，又或是他人做一些令我們感到好笑的事時，是否也會像晏子一樣，不失尊重，還會注意其良善的一面，從而給予真誠的鼓勵肯定，幫他們向聖賢之道靠近呢？

抱怨或取笑若能轉為幫助與鼓勵，像晏子勸景公一樣，豈不兩全其美了？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七

聲名歸君

在晏子出使魯國期間，齊景公在全國徵集了一些人，開始起造大臺之館，以供遊玩、休息之用。到了年底，天氣已經變得很寒冷了，工程卻仍在進行，因此而受凍挨餓的大有人在。大家不免都有抱怨，國君不能體恤百姓，也一致盼望著晏子能早點兒回國，以解救他們的困苦。

晏子回到齊國後，聽聞了景公大造臺館，使百姓很多挨凍受餓的事，但並未對此有什麼表示。當晏子前往復命時，景公特意設宴慰勞他，隨後，景公請晏子入坐，兩人飲酒暢談，非常愉快。

待酒酣盡興時，晏子起身對景公請求道：「君王若要賞賜微臣，臣請高歌一曲。」接著，晏子便唱了起來：「百姓們唱道：冷水淋濕了我的衣襟，寒徹骨髓，該怎麼辦呢？朝廷侈靡，民生凋敝，不容我生存，該怎麼辦呢？」歌聲悲泣，不免使人心酸。唱完後，晏子自己喟然長嘆，流下眼淚。

景公看到晏子如此，馬上離席而起，走到他身旁，勸他說：「先生為何這般呢？莫非是因為大臺的工程嗎？寡人叫他們停工就是了。」晏子聽到景公這麼說，便起身向景公再三禮拜致謝。

之後，晏子辭別景公，並沒有馬上回家，卻悶聲不響直接走到大臺工地。到了工地，晏子竟二話不說，拿起藤條就打起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，一邊打，一邊還念

叨著：「我們這些升鬥小民，都有自己的房屋以避燥熱潮濕，現在，國君叫大家合力造一座大臺之館，還不能迅速完成，以後還能做什麼事呢？」

如此一來，所有的人都認為，晏子傷天害理，幫助君王虐待百姓，因此都說：「晏子助天為虐！」

等晏子回去，還沒到家門口，景公就發出命令，叫迅速停工，於是整個工地的人歡喜非常，有車的駕車，沒車的就趕快走，一下子都一哄而散了。

當孔子聽聞此事後，不禁喟然感嘆說：「古之善為人臣子的，聲名歸之君王，禍災歸於己身，在朝廷上就幫助君主去其不善，在外則高歌君王的德義。因此，雖然事奉的是無能的君主，卻可以使周邊各國朝拜順服，而他自己仍虛懷若穀，不誇耀是自己的功勞，時居今日，能當此無愧的，恐怕就是齊國的晏子吧！」

晏子能善巧地勸諫景公停工，並將聲名歸君，過惡歸己，不僅解除了人民的困苦，也緩和了君民關係，使齊國上下一片和睦，君悅民安，這做法真是圓融巧妙。

雖然，晏子寧可自己承擔惡名，以顯耀國君之德，可天下終無不透風的牆，古人雲：「名譽自屈辱中彰，德量自隱忍中大。」當事情大白之後，反會獲得人民對他更加的敬重。追求名聲，也許名聲反得不到，晏子犧牲聲名，卻使聲名越加顯著，乃至流芳後世，令人景仰，可見聲名並不來自於追求，而是那無私無我的仁心厚德。

除此，晏子勇於分擔責任的做法，也叫人由衷地敬佩。想在生活中，若遇上一些不好的事時，我們不免會為自己著想，哪怕是自己錯了，因為害怕被責罵或擔責任，也會想著逃脫，或者是找種種理由為自己辯解、開釋，又或隱瞞、掩蓋真相，甚至還會想要推到別人身上，讓別人來替我們承擔後果。難得有人能在面對錯誤時，勇於承認，並且認真改過，更別說像晏子一樣，會去替他人分擔責任、承擔後果，將好聲名推給他人。

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人一生怎麼可能不犯錯呢？然而重要的不是自己做錯了，而是在面對錯誤時，能吸取教訓，真正改過，以此去惡就善，不斷進步，故曰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」。倘若一味掩飾，只會讓自己錯上加錯，妨礙品德提陞，這正如《弟子規》所雲：「過能改，歸於無。倘掩飾，增一辜。」

但在面對他人的錯誤時，卻應給予一種體恤與提攜，隱惡揚善，留有餘地，以助其奮發自新。有這樣的仁厚存心，相信不僅我們可以德日進，過日少，與他人之間也會更加融洽，從而讓整個團體更加和睦，辦事也將更為順暢圓滿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八

景公憐饑者

一天，齊景公與一些大臣、官員到壽宮去遊玩，無意間，景公看到一位老者，面黃肌瘦，背著一大捆木柴，像是餓了很久似的樣子，顯得疲憊不堪。

景公看了，心裡很難過，覺得他非常可憐，於是長長嘆了一口氣，交待相關官吏給予這位老者收養、照顧，免得他再勞累受餓。

晏子在一旁，見到景公憐憫老者，便上前稱贊說：「臣聽說，喜好賢良的人而憐憫不幸的人，是執掌國家的根本，如今君王能憐愛老者，將恩惠廣施百姓，此乃治國之本啊！」

齊景公聽了晏子的稱贊，心裡非常高興，不覺露出了喜悅的笑容。晏子見了，便進一步說道：「聖明之君遇到賢良就喜好賢良，遇到不幸就憐憫不幸，看到有一人受苦，便會想到其他人。如今，臣請求君王下令，凡國內年老、幼弱等無助者，還有像鰥夫、寡婦沒有家室的，派各地官員調查清楚，然後給予他們妥善的安排與照顧，以此來廣施君王的恩惠。」

景公聽了晏子的建議，更加歡喜，馬上答應下來，說：「這樣真是太好了，就照先生您說的去辦吧！」

於是，在晏子的勸諫下，齊國內年老幼弱的人有了扶養與照料，鰥夫寡婦也重新有了家室，人民生活更加安定，一片和樂，大家因此都很感恩君王的恩德。

晏子見到景公憐憫老者，適時加以稱贊，在景公聽了心生歡喜後，晏子又能不失時機，進一步勸諫景公，使景公將對一位老者的關懷照顧擴至全國百姓，讓所有需要照顧的人都能蒙受君王恩惠，使生活安定幸福，晏子的智慧與仁心躍然紙上，令人稱贊。

然而由此，我們也看到了齊景公的樂善好施，而且，他也能很樂意地接受晏子的勸諫，讓自己的仁德更加厚重，這點同樣也值得我們學習。

試著反觀自己，在別人很善意地給予我們稱贊，並且為我們提出更好的建議時，是不是能歡喜地接納？還是會傲慢地覺得，這是我自己也能想到的，不需要你來說。又或者，不屑一顧地對贊美的人說：「哎，這有什麼呀？這不就是應該這樣的麼？」覺得自己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卻體會不到別人的稱贊與勸勉，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的進步，反還覺得別人差勁，增長了傲慢。

善體他人的心境，不僅用在勸諫，也在受諫；不僅對他人的優點能給予肯定、鼓勵；同時，也能歡喜接納他人對我們的肯定與鼓勵，更加悉心學習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而非冷冰冰地拒絕，或是清高得意的樣子。否則，縱然智慧如晏子一般的人要來幫助我們，我們也是很難受教，難使自己獲得進步啊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九

熒惑變位

在齊景公當政之時，有一次，火星入居二十八星宿中虛宿的位置，並且整年都不移動。景公對此異相感到驚異不安，於是特地召來晏子問道：「寡人聽說，人行善受天賞賜，行不善受天懲罰。現今火星居於虛宿，是災禍之相，誰當承當此責任呢？」

晏子直接回答說：「齊國應該承當。」

齊景公聽了便很不高興，問道：「而今天下的大國，如晉、秦、齊、楚、吳等有十二個，都號稱諸侯，為什麼偏偏是齊國應該承當？」

晏子解釋道：「虛宿，屬於齊國的分野。況且天降災殃的對象，本是針對那些恃強為惡的國家，遇到善事不能勇為，推行政令反復無常，賢人疏遠，讒人反昌，百姓怨聲載道卻充耳不聞，還暗自求神祈福，碌碌無為又常掩過飾非，已經走向了滅亡的道路，不知顧影感傷反得意忘形。因此天上的二十八星宿，也亂了次序，彗星出現，熒惑應變，回返虛位，現不祥之兆，國有賢人卻不加以重用，再這樣下去，怎麼可能不滅亡呢？」

景公聽後不禁情急起來，問說：「這些不祥之兆，可以消除嗎？」

晏子回答：「如果能實行消除的辦法，就可以消除，不能實行消除的辦法就沒法消除。」

景公急切地追問：「先生您看寡人應該怎樣做呢？」

晏子答說：「何不先釋放獄中冤屈的囚犯，使他們回家安心種田；散發文武百官的錢財，以施苦難人民；盡力救助那孤兒寡母和年邁體衰、無依無靠的人，尊敬老者。若能如此用心，百惡可消，何況這一個災禍之相呢？」

齊景公聽了這番話，不由振作精神，說：「好！」於是，這樣實施了有三個月，火星果真離開了虛宿的位置，轉移走了。

注：「熒惑」：火星。

上天垂象，蘊藏著吉兇禍福，自古至今有許多事例，古籍中對此也多有記載，這其實也是感應的道理，善因感善果，惡因感惡報，並不神秘難解。

齊國分野出現災星，並且整年都不移動，並非偶然，古人善於觀察天相，見到不祥之兆，便知事出有因。而災星之相，也非齊景公時期出現，在宋景公時，同樣有熒惑在心的災禍之兆。

然而災難是不是可以化解呢？正如晏子所說的：「如果能實行消除的辦法，就可以消除，不能實行消除的辦法就沒法消除。」因此，齊景公按晏子的建議，認真施行了三個月後，果真災星移位，化去了不祥之兆。

這樣趨吉避兇、遇難呈祥的故事，在《德育課本》裡也有記載。其中一則「趙婦感火」的故事，說是元朝一個姓趙的孝順媳婦丈夫早亡，家裡又很窮苦，趙婦於是很辛苦地勞作以孝養婆婆。後來，趙婦想到婆婆年老，擔心有個不測，家裡窮苦沒有錢買棺木，於是就賣掉了第二個兒子，買來一口棺木。一天，南鄰不小心著了火，風又很大，差不多就要延燒著趙家了。趙婦趕緊扶著婆婆逃出去，可是棺木太重了移不動，她無可奈何，就大哭著說：「可憐我賣去兒子才買來棺木，哪一位能幫我抬出來呢？」這話還沒有說完，忽然天上的風轉了方向，趙家便得以保全了。

這災難的避免，源於那至誠的孝心，至誠至孝，可以感天動地，與此相似的故事並不少見，如「李忠辟震」、「王祥剖冰」、「田真嘆荆」等等，讀來或許覺得驚奇，其實細看日本江本勝博士的「水結晶的實驗」，便能知道心念力量的強大。善心善意，水便呈現出美麗的結晶；惡心邪念，水便顯出不好的結晶或是無法結晶。如此看來，古人雲：「一念之善，景星卿雲。」亦雲：「人而好善，福雖未至，禍其遠矣。」有其至理。

而《尚書》中說：「天道福善禍淫。」《易經》有言：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」《太上感應篇》也講到：「故吉人語善、視善、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；兇人語惡、視惡、行惡，一日有三惡，三年天必降之禍。」都是告訴我們這福善禍惡的道理。如此，齊國災星能移位，又有什麼可神奇的呢？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 金玉之履

有一年冬天，齊景公做了一雙鞋，這雙鞋很特別，是拿黃金做鞋帶，白銀做裝飾，

珍珠做連貫，美玉做鞋頭，長有一尺。齊景公很喜歡它，便在冰天雪地的嚴冬裡穿上去處理朝政。

在晏子前來朝見時，齊景公站起來想要去迎接他，但鞋子太重了，景公僅能把腳提起來，要想移動很困難。

齊景公於是開口問晏子說：「天冷嗎？」

晏子看到景公的鞋子，回答道：「君王何以要問天氣寒冷呢？古時聖人裁制衣服，冬天的衣服輕柔而溫暖，夏天的衣服輕鬆而涼爽。如今君王用這黃金美玉做雙鞋子，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裡穿著，不但重還不暖和。鞋子太重，使腳的負擔過重，不能行走，如此不適合穿用，便失去鞋子產生的本意了。這樣來看，魯國這位制鞋的工匠，不知寒暑季節的變化，不知輕重的份量，妨害這常理常性，是他的第一條罪狀；裁制穿飾不守常規，使君王穿上這樣怪異的鞋履，為天下諸侯所嗤笑，這是他的第二條罪狀；動用大量的財物，卻不能作對國家有益的事，不愛惜百姓勞力財力，積怨於百姓，這是他犯的第三條罪狀。臣請君王能依法拘捕，並且派官吏審判他。」

齊景公聽了，心有不捨，馬上為工匠說情道：「這位魯國的工匠，製作這雙鞋很費力，也很辛苦，就釋放他好了。」晏子聽了，說：「不可。臣聽說，辛苦去從善之人應給予重賞，可勞苦身心去為非作歹之人，應治以重罰。」

景公聽了，默然不做聲，如此，晏子在退朝後，立刻指派官員拘捕這位魯國的工匠，叫人押解出境，命他今後永遠不得再入齊國境內。

之後，景公也脫去這雙金玉所做的鞋子，不再穿它了。

吃穿住行，是生活的常事，在穿著方面，冬天的衣服輕柔而溫暖，夏天的衣服輕鬆而涼爽，能適合季節變化、方便生活，才是常理。

然而，齊景公制作的這雙鞋子，虛有其表，表面上看，黃金白玉，很漂亮也很高貴，但在寒冷的冬天裡，穿上它不但不保暖，還重得連走路都成了負擔。如此的製作，妨害了鞋的常性，不但沒有實用，還長養了奢靡之氣。

晏子深知，這華而不實的追逐，危害是很大的。若文武百官與黎民百姓也爭相效仿，便不能腳踏實地，依常理去生活、奮進，恐怕更會有人，想著去製作一些更加奇異的東西來討得君王歡喜，借此來加官進爵，得到賞賜。如此一來，不但會耗費不必要的財力，也對整個齊國的民風產生嚴重的危害。晏子能有遠見，看到

這雙鞋所帶來的嚴重後果，於是能當機立斷，驅逐這位工匠，不許他再入境。這樣，不但使齊景公自動脫去這奢華之履，也讓不良的風氣當下斷除，保護了齊國的良善樸實之風，意義可謂深遠。

《中庸》有言：「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」，因此，除了擁有仁愛之心與善巧的智慧外，這義勇之氣，也是不可缺失的啊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一

景公夜訪臣共飲

齊景公有一次飲酒，時已入夜，卻想到晏子家，找晏子一起共飲，於是就帶上侍從，前往晏子家。

侍從中有先行的人，先到了晏子家門口，便敲門通報說：「國君駕到！」守門人聽聞，立即報告了晏子，晏子知道後馬上穿上黑色禮服，迎接君王於門外，向景公作禮問道：「諸侯莫非有什麼變故嗎？國家莫非發生什麼事故嗎？君王何以乘夜屈駕光臨啊？」

景公聽了有些不好意思，說：「美酒的滋味，金石의樂聲，願與先生同享啊！」晏子聽後，得知並無大事，回答道：「置席設酒，服侍君王，已有人了，微臣不敢奉陪啊！」

聽到晏子的委婉辭謝，齊景公也不勉強，但依然不想回宮休息，便說：「轉去司馬穰宜的家吧。」因此，一行人離開了晏子的府第，向司馬穰宜家走去。

先行的人到了司馬穰宜家門口，又叩著門通報說：「國君駕到！」

司馬穰宜聞說景公親自駕臨，看看時已入夜，不知發生何事，立即披上鎧甲，戴上頭盔，持上戰戟，迎立於門外，向景公作禮問道：「諸侯莫非有了戰事嗎？大臣莫非有人叛變嗎？君王何以乘夜至此，屈駕光臨呢？」

齊景公聽了，仍然笑著說：「美酒的滋味，金石의樂聲，願同先生共用啊！」司馬穰宜聽後，心上的石頭落了地，卻也跟晏子一樣回答道：「置席設酒，服侍君王，已有人了，微臣不敢奉陪啊！」

齊景公聽了，有些掃興，但也知道兩位大臣的品行，只是仍不想回宮，說：「再去梁丘據家吧。」於是，一行人又前往梁丘據家，先行人一到，就叩門說：「國君駕到！」

此時，梁丘據聽聞國君來了，便左手拿起瑟，右手提著竽，一面走，一面唱著歌，出迎於門外。景公看了很高興，說道：「太令人高興啦！今晚我可以喝個痛快了。沒有他們兩位先生，何以治理我的國家；沒有這樣一位侍臣，又何以歡娛我的身心呢？」

當世的君子聽聞此事後說：「聖賢之君，所交皆屬益友，絕無苟且玩樂之臣，而景公不能及，故益友與幸臣並用，最後僅得不亡而已。」

齊景公在入夜後，想找人一起飲酒賞樂，因此找到晏子與司馬穰宜二位大臣的家裡，但兩位大臣卻都委婉謝絕，不與景公連夜共飲。並且，當晏子與司馬穰宜出迎景公時，都依著君臣之禮，開口又是問國家大事，可見，他們對自己的職責的堅守，念念為國為民，希望能替國君解除憂患，安邦定國，的確是國家難得的忠臣賢佐。

然而，當梁丘據聽聞景公前來時，卻馬上拿出樂器，唱起歌來，一邊唱一邊出迎，無行君臣之禮，而為讓君王歡心，也願意陪景公飲酒作樂，使景公非常高興。

也許，如梁丘據這樣的玩樂之臣，會讓景公覺得痛快，但這樣的臣子，卻隱藏著很大的危害，若沒有忠賢之臣在旁，國家怕也會因此滅亡。正如當初齊桓公在位時，任用管仲而稱霸諸侯，可在管仲去世以後，齊桓公親近了玩佞之臣易牙、開方、豎刁，使齊國差點就斷送在奸臣手中，並且齊桓公自己也被禁閉在寢宮裡活活餓死，死後直到腐屍上的蛆爬出室外，才被人發現，慘不忍睹。

一時的玩樂，自然很歡心，但若好玩樂，不能親賢臣，遠幸臣，國則危矣。幸臣在君王前會諂媚討好，背後卻爭權奪勢，挑撥是非，甚至拉幫結派，引起內亂，危害是很深遠的。而齊景公雖不能遠幸臣，自己也好飲，喜歡玩樂，但身邊有像晏子、司馬穰宜等幾位剛正仁義之士，也願意重用這樣的忠臣，便可保其國家社稷，故《孝經》有曰：「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國。」可見賢臣忠士的重要。

如此，我們也當效法聖賢，親近賢德之人，遠離不善之友。正如《弟子規》所言「能親仁，無限好。德日進，過日少。」使自己的品德在與良師益友親近的過程中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從而，不僅可讓自己的學業、事業蒸蒸日上，生活也會因此更加幸福安寧。另外，能遠離酒肉朋友、玩樂之友等無益之友，也可避免因邪友帶入不良之地污染身心，步入歧途或踏上犯罪的道路，避開了「不親仁，無限害。小人進，百事壞」的危險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二

晏子辭景公之賜

一次，晏子正在家裡吃飯，景公派遣的一位使者正好前來，晏子見他還未吃飯，便將自己的飯食分給使者吃，結果，使者沒吃飽，晏子也沒吃飽。

使者見晏子身為齊國的重臣，竟然連接待賓客的飯食都沒有，分了食物給自己，彼此都未能吃飽，感到很驚訝，於是回去後，便將此事報告給景公。齊景公聽聞後，也頗感訝異，感慨地說：「唉！晏子如此貧窮，寡人竟然不知道，這真是寡人的過錯啊！」

於是，景公特地派了官吏，拿了千金與市租要賜給晏子，以此來接待賓客。然而，晏子卻推辭不肯接收。景公再三要送給晏子，晏子才很鄭重地向景公拜了兩拜，辭謝說：「臣家裡並不窮。臣將君王的恩賜被及父、母、妻三族，又延及交往的志士，救濟了許多百姓，君王的賞賜實在是太厚重了！臣家裡並不貧窮啊。臣聽說，從君王那裡厚取，又厚施於百姓，以君之惠，爭君之民，是代君治民，忠臣不如此做；從君王那裡厚取，卻不肯施於民，這是私藏己用，仁者不如此做；進取於君，退又不能濟士，身亡後將財產留給他人，如同家臣為主子藏財，不能將財有所利用，智者不如此做。而一個人只要有十稷布、一豆食的量，就足以免於饑寒了。」

景公聽了，仍然希望晏子接受，於是又對晏子說：「昔日先王桓公，把書社五百賜給管仲，管仲並不推辭，也接受了下來，先生您又何必拒絕呢？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臣聽說：聖人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人千慮，必有一得，臣想，或許管仲當初之失就是臣今日之一得吧？」因此再拜而不敢接受。

又有一次，在午餐時，梁丘據到晏子家，見他家吃的是粗茶淡飯，很簡單的素菜，肉類很少，於是就告訴了景公。第二天，景公便要將都昌封給晏子，晏子拒而不受，說：「富貴而不驕者，臣未曾聽說。貧窮而能無怨，臣是也。臣所以能處貧困而無怨恨，因為以貧為師，故可安於貧困，心無外染。今君王封臣都昌，等於是改變臣之師，輕師重封，將使自己被外物所惑，喪己於物，所以臣不敢接受啊！」

晏子身居相國爵位，享受萬鍾俸祿，自家吃的卻是粗茶淡飯，就連使者來了，也只是將自己的那一份食物分給使者吃，其尚勤尚儉的態度，著實令人感動。

要說晏子真的窮嗎？他並不窮啊，他將君王給予的俸祿被及了父、母、妻三族的親人，得到晏子幫助的外親近戚約有五百多家。而他也將此俸祿幫助那些相交的志士，救濟齊國百姓，幫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此的財力，真可以說是大富大

貴。然而，晏子自己卻只需解決個人溫飽即可滿足，故說一個人只需十稷布、一豆食的量，就足以免於饑寒了，其勤儉的態度，實在令人敬佩。

晏子將自己的俸祿去幫助親族和百姓，卻辭而不受景公的賞賜，因為晏子曉得，以君王豐厚的賞賜，再厚施給百姓，這好像拿著君王給予的恩惠，去爭得君王的百姓，以此得到百姓的愛戴，並不能使百姓感恩君王，還不如君王自己將此恩惠施於百姓，可使上下和睦，一片和樂，因此忠誠的臣子不做這厚取厚施之事，以此推辭景公的厚賜。

進而，晏子又說到，若是得到君王的厚賜，卻只是藏起來私用，在看到親友們遭受貧困，衣不遮體，或是看到有人食不果腹，家貧難挨時，卻還是只顧自己，那仁慈的人也是不會這樣做的。如此，君王若再賞賜，晏子也依然會節儉地生活，將賞賜去救濟需要的人，這樣也仍會在接待賓客的時候食不足啊！

再者，倘若將賞賜藏起來，自己用不了，死後留給別人，又像替主人藏了財產一樣，不能將財物很好地用在有意義的事上，這也不是有智慧的人會去做的事。如此，晏子從三方面來拒絕景公的恩賜，說得真是在情在理，令人不得不佩服晏子這忠正、仁愛，又有智慧的心。

「君子無欲則剛」，晏子能安於貧困，也正是他能以貧為師，將貧困的生活當成自己向學的老師，因此能不被外物所牽，安於本分，安於貧儉，過得安然自在。而如此廉潔的操守，也使得晏子在為官期間，能剛正不阿，公正廉明，利益國家百姓。他這高尚的道德情操，不僅令我們深深敬佩，也值得我們深入去學習、做法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三

景公不恤天災晏子勸

在齊景公當政之時，有一次，大雨連綿下了有十七天之久，房屋倒塌，缺糧少米，天氣寒冷，使很多人忍饑受寒，無處棲身，處境十分艱難。然而，齊景公得知災情後，竟未去救助百姓，仍然每日吃喝豐盛，還日以繼夜地飲酒賞樂。

晏子見百姓受到災難，心急如焚，馬上呈請景公發放府內的積粟救濟百姓，讓百姓可以安穩度過災難。但經晏子再三懇請，景公仍是不肯答應，並且在此危難之時，還派遣一位近臣叫柏的，去全國物色能歌善舞的人來。晏子聽聞此事後，內心很感慨，也很不高興，為能幫助受災的人，就將自己府內的糧食分給災民，又提供自家的工具任他們使用，盡最大的能力幫助災民。

安排妥當後，晏子沒有叫車夫趕車，卻是自己步行去晉見景公。晉見景公後，晏

子向景公作禮，說：

「淫雨綿綿已經下了有十七天了！房屋倒塌的，每鄉都有數十幢；沒有飯吃的，每裡都有好幾家。老弱婦孺們在此天寒地凍之時，卻得不到粗布的衣服擋寒，肚子餓了也找不到粗劣的食物充饑，如今又逢墻倒屋塌，無家可歸，真是四顧茫茫，哭天無淚。然而，國君不但不體恤同情，還日夜飲酒，派遣柏巡行國中，找能歌善舞的人。

「在府中，馬喂的是內府的糧食，狗喂的是牛羊的肉，三宮的妻妾，更是錦衣玉食。兩者相較一下，對狗、馬、妻、妾的待遇，不是太優厚了嗎？對平民百姓，不是也太刻薄了嗎？試問，在鄉裡之間，處處是饑寒交迫、窮困無告的災民，君上還有什麼心情去飲酒作樂呢？

「晏嬰持策書事，隨百官供職於朝廷，輔佐君王安邦利民，結果，竟使人民饑餓窮困，求告無門，君上又沈湎酒樂，不體恤災民，晏嬰的罪過實在是太大了！」

於是，晏子很恭謹地向景公請辭，要回鄉歸田，說完後，就起身很快地離開了。

齊景公聽了晏子這番肺腑之言，內心很慚愧，見晏子離去，馬上跟著跑出來，希望能挽留晏子。可是，雨天路滑，泥濘難行，景公怎麼跑都趕不上晏子，擔心晏子離去，又立即喚侍從趕上馬車，追到晏子家中。

然而，當景公到了晏子的家中時，並沒有看到晏子，只看到晏子府內的粟米都被災民拿了去，荷擔的工具還橫七豎八地放在路上，於是景公又驅車，追到十字路口，這才趕上了晏子。

看到晏子，景公便快步走下車來，走到晏子面前說：「寡人有過，先生背離而去，不加援助，寡人雖然不足以有所作為，然而先生能不以天下的蒼生為念嗎？還望先生能留在寡人身邊，寡人願將內府所藏的粟米財貨，送給災民，數量多寡，全聽先生吩咐。」於是，景公便在途中請晏子復職，晏子因此又返朝復職。

待晏子回到朝廷後，首先，派遣官員稟去巡視災民；凡有衣無食之家，發給一個月的糧食；無衣無食的，發給一年的食用；沒有木柴點火的，發給薪柴以供炊灶，讓他們都能夠挨過淫雨的天氣。其次，又派遣柏去巡視災民，凡房屋倒塌不能避雨的，發給救濟金；對缺錢少用，告貸無門的貧戶，限三天之內就要調查完畢，如有玩忽職守，不能克期完成的官吏，將治以抗令不遵的罪過。

齊景公此時也坐鎮朝廷，親自指揮，督促大臣，自己每日三餐，減肉撤酒，又下

令馬不得飼米粟，狗不能吃肉粥，削減左右嬖幸的賞賜。

三天時限一到，各負責的官員們，都如期完成任務，前來報告此次救災的成果：計貧民總數一萬七千家，用粟九十七萬鍾，木柴一萬三千車，房屋倒塌的二千七百家，發放救濟金三千。

然後，齊景公又減去一些膳食，不設琴瑟，不陳鐘鼓，與災民共度這艱難時光。後來，景公又依晏子的建議，罷黜左右的嬖幸，以及能歌善舞、懈怠思樂之人。結果，嬖幸的女侍有三千人都除名，嬖禦之士也有三、四位，都一塊兒逐出了公門。救災工作，到此便可說是圓滿結束了。百姓非常歡喜，感恩國君的恩德，上下齊心，安穩地度過了危難。

大雨連綿，百姓受災，缺衣少食，求告無門，然而景公卻飲酒作樂，不理會晏子的再三請求，還派人去尋訪能歌善舞之人，如此做法，著實令人無可奈何。晏子當此百姓危難之際，見國君不肯發放糧食，便將自家的粟米提供出來，幫助受災的人，自己卻步行去向景公請求辭職。

在其位，就要盡這個職位的責任，當自己無法為百姓謀福利，景公又不肯採納意見時，晏子反求諸己，認為自己沒有盡到職分，便引咎辭職，也借此引發齊景公的反思。其一顆為國為民的赤誠之心，的確令人深受感動。想著我們在自己的職位內，得到一份薪水，是否能如晏子一般盡職盡分呢？

一番肺腑之言，終於打動了景公，使景公大為慚愧，並發起真誠的悔改之心，於是立即追回晏子，請回晏子來主持大局，景公這知錯就改的心，與那禮賢下士的態度，也值得我們用心學習。《弟子規》有言：「能親仁，無限好。德日進，過日少。」當身邊有一位善友提攜，真誠肯奉勸我們改過向善時，真是莫大的福氣，應該像景公一樣認真接受，哪怕迫得再遠，也當把這樣的良師益友追回來。否則，親近小人，遠離善友，就像用布蒙住了雙眼一樣，無法看到自己的過失，也不能改過向善，時間一久，只怕自己日日沈淪卻不能自知了。

讀罷此文，讓我們深刻感受到晏子那顆仁愛的存心、對君王的忠誠，以及對職務的盡責、對百姓的愛護和那幹練的處事態度，令人不由深深敬服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四

正己化人

在晏子輔佐齊靈公時期，齊靈公有一個特別的嗜好，就是喜歡看後宮女子女扮男裝，因此，後宮婦女常身穿男子的服飾。然而，這樣的裝束竟很快流行至宮外，使得全國的女子都竟相效仿，紛紛穿上男裝，步行於大街小巷，並且一發不可收

拾。

齊靈公得知此情形後，非常驚訝，擔心此風會盛行不止，於是立刻派遣官吏監督，並明令禁止道：「凡是女子穿著男子服飾的，撕破她的衣服，折斷她的腰帶。」希望能制止這一風氣。

可是，官吏們每日到街上視察，衣服被撕破的人不少。但人人在街上互相對望，個個明知禁令，女子穿著男裝的風氣卻仍屢禁不止。齊靈公為此大傷腦筋，卻又想不出辦法對治。

這個時候，晏子得知此事，晉見齊靈公，靈公便向晏子請教道：

「寡人派遣官員嚴禁婦女身穿男裝，倘若如此裝扮，就撕破她的衣服，折斷她的腰帶。然而如今，被撕破衣服、折斷腰帶的為數不少，可此風氣竟不能停止，到底是何原由呢？」

晏子回答說：「君上在宮內任憑女子作男子打扮，不加制止，對外卻禁止百姓如此裝束，這猶如懸掛牛首於國門口，卻賣馬肉於宮內啊！君上何不先禁止宮內婦女不得穿著男裝，則宮外自然就不敢如此了。」

齊靈公一聽，恍然大悟，說：「真是很好。」於是下令宮內女子不得再穿男服，結果不出一個月，國內就再沒有女扮男裝的現象了。

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齊靈公雖明令禁止女著男裝，卻任由宮內女子做男子打扮，內外不一，怎能讓百姓心悅誠服呢？於此，晏子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：懸掛牛首於國門口，卻賣馬肉於宮內。表裡不一，內外不相副，自然難以產生好的教化作用。而此句，也在後來被引申為：「掛羊頭、賣狗肉。」

因此，欲化人，先正己，正己而後化人。只有自己先端正了，才能讓別人端正。倘若說一套做一套，自然沒有說服力，縱然採取強制措施，撕裂衣服，折斷腰帶，也無法制止風氣的盛行，這也正是《弟子規》所言的：「勢服人，心不然。理服人，方無言。」故而，當齊靈公先從宮內整頓起，禁止婦女做男子裝束，不出一月，宮外風氣自然也就停止了。

進一步思維，此女扮男裝的起源，不也正是來自於齊靈公的喜好嗎？正因靈公喜歡看女扮男裝，宮內女子才身著男服，進而上行下效，延展至宮外競相做法。此與「楚王好細腰，宮人多餓死」的情形相類似。如此，當齊靈公能制止宮內女扮

男裝，其實也是對治自己喜歡看男裝的習氣。當能克除內心嗜好，令宮女不再穿著男裝，推廣出去，至全國婦人也都不再穿著男裝，這也是齊靈公正己化人、化國的一個表現啊！

在我們生活中，父母管教孩子，老師教育學生，也同如此，能夠做好示範，上行下效，自然起到事半功倍之效。

一位小學五年級的老師，在學習傳統文化後，便從自己的班級開始落實聖賢教育。每天，他給學生講兩三個德育故事，並以《弟子規》作為班規，如此，學生犯錯不等老師講，就知道錯在哪。而每天，這位老師都很早來到學校，讀誦《弟子規》、《孝經》。他的學生一進門，本來還拎著早餐準備慢慢吃，看老師已經正襟危坐在讀經，學生們立刻走到座位坐好，拿起經書跟著念。平時，老師凡事也都身體力行，見到地上有紙屑，都會隨手拾起，丟進廢紙筐，如此，學生們見到老師這樣以身作則，也都力行《弟子規》，進而，影響了全校師生都來觀摩學習。

可見「正己」之後，「化人」是自然而然的，倘若我們在生活中，遇到不如意，不如先看看自己是否有錯，是否「正己」了？能夠先反求諸己，反而更有助於問題的解決。這也正是《孟子》教我們的：「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；其身正，而天下歸之。」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五

昭公自悔

魯昭公流亡到齊國，齊景公問道：「你年齡很輕，何至於如此呢？」

昭公悔恨地回答道：「在我年少的時候，人多愛護我，我不能夠體察感恩；人多諫諍我，我又不能採納改進。因此，內無輔助之士，外無輔佐之臣。內外真正能輔助我的沒有一個人，諂媚阿諛的卻又很多。這種情形，就像秋天的蓬草一樣，其根孤立，枝葉雖美，秋風一到，就根拔葉脫了。」

齊景公聽了也很感慨，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，於是轉告了晏子，並且說：「假使能讓他再返回自己的國家，豈不就成為像古代賢君一樣的人了嗎？」

晏子聽後，卻回答說：「不是這個說法。愚昧的人多懊悔，不肖的人自以為賢德。這就等於溺於水中不問深淺，迷失道途卻不問路徑。一旦陷溺水中不能自拔，然後再探問深淺。迷失道途已不知方向，過後再問路徑。這就好像國難臨頭了，才急著鑄造兵器；喉嚨噎著了，才急著掘井取水。縱然是疾力從事，但為時已晚，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昭公流亡國外，才開始悔悟，然而，已是悔之莫及。

想我們在生活中，也會有這樣的狀況，當慘痛的後果呈現了，才開始後悔曾經的過錯，可結果已成定局，追悔不及。

「愚昧之人多懊悔」，愚昧之人，常常在過後才來抱怨曾經的錯，懊惱過往。可是，悲痛之餘，只是感傷過去，卻不知奮發起來，把握當下，在當下真誠改過。因此，不久之後，又為今日的過錯繼續懊惱。如此，不斷地犯錯，又不斷地懊惱，人生時光，就在這懊悔中流逝了。

有言：「行孝不能等」，「行善不能等」。改過，也同樣不能等。切不可認為時間還早，以後再改。當沒有一顆勇猛堅決之心，縱然過了十年，恐怕連一個錯誤都改不掉。到鑄成大錯，那也只有空留遺憾了。

人生易逝，當我們知道了自己的過失，就當力求改過，向著正確的道路去走，不可悠悠放任，隨順習氣。古來有顏子不二過，曾子每日三省其身的故事，正是時時警惕，日日反省的改過之心啊！

聖賢道德如此高尚，尚且每日謹慎小心，我們又怎麼能不加警惕，知錯即改呢？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六

景公畋獵不歸

齊景公有一次前往署梁打獵遊玩，過了十八天還不回來。晏子於是從國都臨淄起程，前往進見。一路上旅途匆忙，在顛簸之余，晏子的衣冠也不正了。到達了署梁後，晏子也不稍加休息、換洗整理，看到景公圍獵的旌旗，隨即奔馳而去拜見景公。

景公看到晏子匆匆趕來，便下車慰勞他說：「先生為何如此匆促呢？莫非國家發生了什麼急事嗎？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急事，不過，請容臣下向您稟報：國人都以為國君您耽於遊獵而不安於國事，喜歡禽獸而不愛子民了，像君王現在畋獵十八天不歸怕是不可以的吧？」

景公詫異地問：「為什麼呢？難道是訟案辦理得不妥善嗎？有泰士子牛處理就可以了；是社稷宗廟不按時祭祀嗎？有泰祝子遊處理就行了；或是諸侯賓客不應對往來？有行人子羽在呢；又或是田野土地不開辟、倉廩府庫不充實嗎？有申田方面的官員辦理就好了；至於如何使國家在各方面，損其有餘以補不足嗎？有你在就行了。寡人有你們五位大臣，如同心有四肢。心有四肢來工作，心就可以安佚

了。同樣，寡人有你們五位大臣，那寡人也可以安佚了，這樣難道不可以嗎？」

晏子聽後，回答說：「臣下晏嬰所聽到的，與君上說法不同。心有四肢，心得以安佚，還勉強可以；假若四肢失去心的領導十八天，那不是太久了嗎？」

景公聽了晏子的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便立即下令停止畋獵，整裝而歸。

景公出外畋獵，卻耽於遊獵，樂而忘返，遊玩了十八天都不歸朝。雖然朝中有值得信賴的大臣輔助，然而，國君也有國君的職責在。俗話說：「國不可一日無君」，君王在朝，大臣與民心才得以安穩。

景公以為凡事有人代勞，自己便可以高枕無憂，就像心有了四肢，心便可安逸。卻不曾想，心乃四肢之主，失去了心的領導，四肢怎能很好地運作呢？文武百官長時失去君王的領導，恐怕便人心渙散，分崩離析，對於國家長治久安，是非常危險的事。

晏子能高瞻遠矚，知道長期下去的危害，馬不停蹄前往勸諫，其憂國憂民之心盡顯。於此，也可見晏子的忠誠，忠於國家，忠於人民，忠於自己的職分。他勸諫君王，語辭中肯而真切，短短一句話，便使景公看到自己行為的危險性，足見晏子之智慧、遠見。而景公在嗜欲正濃之時，能從諫如流，也不愧為明理之人。

想我們每個人，都有各自的責任在。身為兒子，有做兒子的責任；為父親，有父親的責任；領導，有領導的責任……不同的身份，有屬於他的本分。在各自的本分內，都當盡守其分，不能因為別人盡到了本分，就忽略了自己的責任。

有些父母，將孩子交給保姆，或是爺爺、奶奶，又或是請家教。覺得爺爺奶奶可以照顧好孩子的生活，保姆也能帶好孩子，學習上又有家教來輔導，自己便可省心了。於是，忙於工作，忙於賺錢，甚至忙於交際。如此，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少了。可保姆再細心，爺爺奶奶再疼愛孩子，難道真能代替爸爸媽媽嗎？父與子，母與子，這親情的相連，血脈的相通，是不可代替的。當生育了孩子，我們便有責任去照顧他，教好他。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」。生養、教育子女，是父母的責任，當盡心盡到這份責任。

晏子這則故事，也教育了我們，自己的責任，要自己擔起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七

和顏納諫

有一天，晏子在退朝後，再進見景公，向景公致禮問說：「君王在朝時，態度是

否過分威嚴些了呢？」景公聽了，說：「在朝聽政，態度威嚴，有何妨害於治國理民呢？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在朝聽政，如果態度過分威嚴，臣下便不敢進言了。臣下不敢進言，在上聽不到諫言，則下情無法上達。為下無言，可以說形同啞巴；居上無聞，可說是形同聾子。臣子無言，君上無聞，這不算妨害國家大事，又算什麼呢？況且，合升鬥的微數才能滿倉廩，合絲縷之細微才織成帷幕那麼長的布。泰山雖然很高，卻非一塊石頭而成，是累積無數土石，然後才由卑而高。天下所以治平，也非用一士之言。國君在朝聽政，對臣下的進言，固然有聽受而不採用的情形，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？」

齊景公上朝時態度威嚴，卻不知，當有了威嚴之態時，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態。當君上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，臣子就很難能夠放心來進諫。於此，上情不能下達，為臣不瞭解君主的意思；下情不能上達，君王不明了民情；上下不能相通，形同聾啞，便會妨礙到國計民生。

晏子看到齊景公過於嚴肅的態度，可能給臣子們帶來進諫的壓力，而他又能在退朝後，馬上向齊景公進諫，並採用米倉、帷幕及泰山等來做比喻，使景公更易瞭解不受諫的危害。這些是晏子的智慧、忠誠與善巧。身為臣子，輔佐國君治理國家，是臣子的本分與職責。在見到君王有過，理當進諫，不應苟且保身。如此才可幫助君王看到自己過失，從而避免、挽救國家的災禍。故《孝經》有曰：「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；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國。」

在唐朝之初，有著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，這與唐太宗的廣納雅言、知人善用是分不開的。在《貞觀政要》上記載，由於唐太宗容貌威武，形態莊重而嚴肅，於是百官中有前來進諫的人都舉止失常，不能像平常一樣放鬆自然。唐太宗得知這個情況後，馬上警醒自己。從此，他每次看到有人前來奏事，必定表現出和氣欣悅的樣子，希望能聽到諫諍之言，藉以瞭解政治教化的得失。貞觀初年，唐太宗曾對公卿大臣們說：「一個人要看清自己的面容，必須借助明鏡；君主要知道自己的過錯，必須借助忠臣的規諫。君主如果自以為賢明，臣下又不能幫助糾正他的過錯，那麼要想不陷於危亡失敗，怎麼可以做到呢？這樣，君主喪失國家，臣子也不能單獨保全自己的家庭了。至於像隋煬帝那樣殘暴肆虐，使得臣子們都閉口不敢言，最終使他自己聽不到過錯，導致滅亡，而虞世基等大臣，不久也都被殺死。前事的教訓還距今不遠，希望你們每次看到政事有不利於民眾的地方，一定要極言規諫。」

唐太宗能看到失諫的危害，於是一再要求臣子，積極進諫，而他更以和顏悅色，來接納群臣的進諫，如此君臣一心，上下相通，才能更好地治理好國家。

反觀我們生活，是否會犯與景公同樣的過錯？倘若平常便是一副高傲的模樣，那麼別人也不會為我們指出問題，甚至可能還會遠離我們。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問題，身邊又沒有善友幫我們指正，那真是像盲人一樣，不見自己之過，在錯誤的泥潭中，便會越陷越深，甚至因此亡身敗家。所以怎能不像晏子所言的：「固然有聽受而不採用的情形，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？」

而在應進諫時，是否能像晏子一樣，真誠給人合理的諫言？看到親人、朋友有過，可能引來災禍，卻明哲保身，不真誠規勸，以致讓他們走上犯罪或是失敗的道路，這也有失親人的情義與朋友的道義啊！沒有盡到親朋規過勸善的責任，便是失信於朋友，背禮於親人了，怎麼能不讓我們提起警惕，從而自我反思、改善呢？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八

景公登路寢臺不悅

路寢之臺建好後，齊景公有一次要登路寢之臺，可因為臺高坡陡，景公體力不濟，還沒走上臺頂，就坐在石階上休息了。景公覺得很辛苦，於是滿臉不高興，埋怨道：「為什麼造這麼高的臺子，走起來叫人疲憊不堪呢？」

晏子聽到，便借機勸諫說：「君上想要節省體力，就不喜歡臺高，可既下令建造高臺，就不要怪罪別人啊。如今臺高有罪，低了也有罪，敢問如此要求人可行嗎？古時建造宮室，目的便於養生，不以奢侈為尚，故儉於己身，勤於為民。及至夏代衰微，其王桀悖德亂行，造璿宮玉闕；殷朝衰微，其王紂造瓊宮靈臺，都是極盡崇飾奢靡，以卑狹者有罪，高大者有賞，所以身及於難，遭到國滅家亡的慘局。如今國君以臺高有罪，臺低了也有罪，比較之夏桀殷紂，豈不更甚？百姓窮盡財力，卻還不能免於罪過，晏嬰深怕國家危在旦夕，而君上也不能享受太平啊！」

景公一聽，有所領會，說：「你講的真是沒錯，真是耗費了錢財又勞動人民，還以為毫無功勞，從而又去抱怨他們，這實是寡人的罪過啊！如非先生教誨，怎能守住國家呢？」於是，景公走下路寢，再三拜謝，當日不再登臺遊樂。

齊景公登臺遊樂，卻因臺高坡陡登不到頂上，心中便不悅，以至動氣責人。然而，建造高臺是景公的命令，而今嫌棄臺高，也是景公的說法。如此矛盾的意思，的確會叫人無所適從。

百姓辛苦營建路寢之臺，景公不但體恤不到勞民傷財的付出，卻因為臺太高就埋怨人，如此，百姓聽聞會有何感受呢？不能體恤民心，體察民情，又怎能得民心呢？然而，景公此時並沒有發覺自己有錯，還真的以為是臺建得太高的緣故。待到晏子指出問題時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也因此自我警省，感謝並接受了晏子的勸諫。

想我們，不也在無意間就犯下這樣的錯誤嗎？遇到不高興或是遇到問題時，不自覺便要去找別人的過失，甚至覺得就是別人的錯，卻少有能直下承擔，反觀自己，主動扛起責任的。當時常責怪他人，把責任向外推，時日一久，縱然是好朋友也會漸漸疏遠。身邊沒有善友及時提醒，自己又迷惑無知，在怨天尤人的泥潭中便會越陷越深，從而孤立起來。

景公幸得有晏子在旁常常提醒，使他能立刻覺察到自己的過失，從而反省改過，於此，晏子真不愧為景公的諍臣益友。益者三友，友直居首，倘若生活中，我們能遇上直言規過的朋友，那也不愧是我們人生中的良師益友啊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十九

景公隨嬖妾所欲

翟王的兒子羨，臣於景公，他以十六匹馬禦車的技術，邀請景公觀賞。景公觀看以後，並不喜歡羨的駕車。然而景公有一位愛妾名叫嬖子，長得十分美麗，景公非常寵愛她。嬖子很想看看羨的駕車技術，要求景公帶她一同觀看。景公便回答她說：「等嬖子生病了再安排時間吧。」

果然，機會到了，嬖子因病在府中休息。景公與嬖子就在苑囿中的亭臺上欣賞羨的駕車。羨駕車的氣派很大，嬖子看後非常興奮，高興之下就代為請求，希望景公能厚加獎勵羨，景公聽後一口答應下來。

待嬖子病癒後，得知了此事，即刻晉見景公。景公看到嬖子來了，搶先對他說：「翟國王子羨的駕車技術十分高明，寡人看了很喜歡，想請他們獻技表演一番，你覺得如何呢？」

嬖子答道：「駕禦之事，非臣主管的範圍，臣不便參與。」

景公接著又說：「寡人實在是太高興了，想賞賜他萬鍾的俸祿，不知這個數目夠不夠啊？」

嬖子聽了，直言向景公規勸道：「過去衛國的東野先生，他的駕車技術君上本來是很欣賞的，可因嬖子當時不喜歡，君上就假裝不喜歡，索性就不看了。

「如今，翟國王子羨的駕車表演，君上原來是不喜歡的，可由於嬖子喜歡，您也便喜歡了。嬖子代為請求厚賞，您又慷慨允許，這樣看來，真是受婦人所制了。

「不樂於治理人民，卻樂於欣賞馬術表演；不厚賞賢良之士，卻能重祿一個駕車

的禦夫。以往我先君桓公的轄地，比如今小得多了，可當時能整飭法治，推廣政教，結果竟稱霸於諸侯。反觀今天，幾乎沒有一國的諸侯願與我君親近。每當五穀歉收的年頭，因饑寒交迫，餓死道路之人，又觸目皆是。我君不能以此為優為恥，反去貪圖一時耳目的遊樂，不重振先君的功業，反對駕禦的車夫施加重賞，可以說太不顧惜人民，輕視國家了。

「《詩經》有曰：『載駟載駟，君子所誠。』說君子們或駕三匹馬或駕四匹馬，都陸續到了。由此可知古時諸侯們彼此朝聘，也不過是駕三馬或四馬。我君日常一車駕八馬，已與古制不合，今羨又加倍駕十六匹馬，不是更變本加厲了嗎？」

「而且，君上您假使樂於此，全國上下一定起而效尤。然而，拿這種車子去狩圍田獵，不便調度，如果要行遠道又不經濟。用馬之數倍增，這絕非管理下屬的好辦法啊。」

「放縱耳目之樂，不處理人民急務，此也為古聖先王所嚴禁的。君上若樂此不疲，諸侯恐怕也會有起而效尤的。君上不能以厚德善政廣被諸侯，反用不當行為影響他們，這絕不是愛護子民、彰顯名聲、招來遠民、敦睦邦交之道啊！」

「何況賢善之士遭罷黜，鰥寡孤獨不加救助，而聽任愛妾之語厚賞車夫以積怨憤，這是與民為敵的做法啊。《詩經》有曰：『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國。』智高的男子足以立國，多謀的女子足以覆國。現在我君不從事於立國的努力，反而去做些覆國的事務，恐怕國家滅亡的日子到了，願國君盡早打算。」

景公聽了此番勸告，由衷地對晏子說：「你講得很有道理，的確如此。」於是，景公馬上停止了觀賞駕車技術的表演計劃，又強令翟國王子羨出境，並且也疏遠愛妾嬰子。

景公不喜歡羨的駕車，卻因愛妾嬰子喜愛，自己便喜愛。而後，又因嬰子要求重賞，景公就想重賞。可身為國君，若以寵愛女子之言來實行賞賜，恐怕政治就要大亂。屆時，民心不平，國家也難以安寧了。晏子身為宰相，病初愈聽到此事，便趕緊晉見景公，給景公規勸，他所抱持的是一顆何等忠誠的心啊！

而景公難道不知道這樣做不好嗎？假若景公不知道，又怎麼會非要等晏子生病，才安排與嬰子同看駕車表演呢？又怎麼不問晏子賞賜合不合宜，卻問數目夠不夠呢？可見，景公明知如此不好，卻因個人對愛妾的寵愛，仍然要如此去做。我們在遇到人生一些選擇的時候，也可能如此。明知這樣做不好，卻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習氣，非要去不可。可最終，得到不好的結果時，也是要自己去品嚐這惡果的呀。

在人生的道路，有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原本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，一旦任其發展下去，卻可以將一個人引入歧路，從而走上墮落、犯罪的道路。如此，怎麼能不謹慎日常的一言一行，謹慎平常所交的朋友與所處的環境呢？景公幸得身旁有晏子輔佐，時時規諫，免去了很多可能發生的災禍。而我們身邊，倘若沒有直言規勸的朋友，就更需要我們以曾子每日三省其身來自我反思。當有人願意給予我們真誠的規諫時，也當像景公一樣，雖然前面錯了，可只要願意接受勸諫、改過，也還是可以避免錯誤繼續發展下去，避免產生禍患。

景公聽進了晏子的勸諫，不但強令翟國王子羨出境，也在那段時間疏遠了嬰子。這其實也給嬰子一個警醒，不當因個人的喜愛隨意要求，需看到這一要求，是否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大局。否則，一旦景公隨其所欲，任由嬰子喜好，導致賞罰不明，民怨載道，國家便難保安定，甚至可能引來國滅家亡的災難。屆時，嬰子也會因此落下被百姓怨恨、斥責的地步。

晏子的忠誠，不僅幫助了景公，其實也幫助了嬰子，同樣，還幫助了整個齊國更加安定，人民生活更為安寧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

晏子之禦感妻言

晏子為齊國之相，有一次乘車外出，禦者的妻子透過門縫暗窺她的丈夫。只見丈夫擁著寬大的車蓋，揚鞭驅馬，意氣昂揚，甚為自得的樣子。等丈夫回到家後，妻子便主動請求離開他。

禦者感到很驚訝，問妻子為何，妻子回答說：「晏子身高不足六尺，卻為齊國之相，名聲顯達於諸侯。今天，我見晏子乘車出門，身處車中卻志念深遠，態度謙和。如今，夫君您以八尺之軀為人僕禦，卻自以為滿足，駕車還甚為自得。這便是我要離開的原因。」

禦者聽了很慚愧，從此，便自覺收斂了驕慢之氣，自我約束，謙退恭謹起來。晏子發現禦者行儀改變，感到很奇怪，問禦者原由，禦者如實報告了晏子，晏子因此推薦他做了齊國的大夫。

禦妻一言，改變了禦者的行儀，也改變了禦者的命運，從一個駕車的車夫，轉身成為齊國的大夫。我們不免要感慨，家中能有一位賢妻，真是一個家的福氣。

常言說「謙虛使人進步，驕傲使人落後」。人一旦有了驕慢之氣，就像注滿水的容器，難以再接受有益的諫言與提醒。如此，不但沒有進步的空間，反而容易招

致損失、禍患。禦者之妻能夠見微知著，用激將法使丈夫認識到自身不足與缺失，從而使丈夫戒慎惕厲，自我提陞，不能不說禦者之妻是一位有智慧的妻子。

然而細想一下，禦者之妻為何一番言語，就可以啟發丈夫，使他改進呢？我們不難推出，除了丈夫本身有羞恥心與向善心外，妻子日常的行誼，必然合符倫常道德，使丈夫信服，如此，才能有此力量，一言感化丈夫。由此可見，女德的重要！

班昭在《女誡》中有說到：「女有四行，一曰婦德，二曰婦言，三曰婦容，四曰婦功。夫雲婦德，不必才明絕異也。婦言，不必辯口利辭也。婦容，不必顏色美麗也。婦功，不必工巧過人也。清閑貞靜，守節整齊，行己有恥，動靜有法，是謂婦德。擇辭而說，不道惡語，時然後言，不厭於人，是謂婦言。盥澣塵穢，服飾鮮絜(xié)，沐浴以時，身不垢辱，是謂婦容。專心紡績，不好戲笑，絜(xié)齊酒食，以奉賓客，是謂婦功。此四者，女人之大德，而不可乏之者也。」

當一位女子能有如此德行時，自然能夠孝敬公婆，相夫教子，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滿，也使家族更為興旺。古雲「閨闈乃聖賢所出之地，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」，亦道出婦德的重要意義與作用。如此，我們怎能輕視女德呢？

一則簡短的故事，包含有許多的人生智慧，需要我們用心領受。諸如此篇，我們不僅可以學習晏子的品德，縱然身處高位，學識淵博，仍能恭謹自守、謙虛和善；也能學習禦者的善納雅言、知過必改；同時，還能在禦者之妻身上，學會安守本分，提陞智慧與德行，用善巧方便幫助家人、朋友們更上一層樓。

學海無涯，學無止境。每一個人的身上，都有值得我們學習與警誡的地方，做一個好學的人，那麼時時處處，都會有自我提陞的機會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一

彰君之賜

齊景公飲酒，田桓子在景公身邊侍候。過了不久，田桓子遠遠看見晏子過來，便向景公報告說：「請君上罰晏子喝酒。」景公疑惑，問：「為什麼呢？」

桓子答道：「君上，您看晏子身穿布衣麋裘，乘駕柴車劣馬來上朝，這是隱藏君王您對晏子的賞賜啊。」景公聽了覺得有理，感嘆道：「是啊！」於是，等晏子拜見景公坐定之後，斟酒者呈上酒杯對晏子說：「君王罰您喝酒。」晏子奇怪，問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桓子說：「君王賜您卿位來尊顯您的身份，給您百萬的錢財來富厚您的家庭。諸臣的爵位中，沒有比您更尊貴的了，諸臣的俸祿中，也沒有比您更優厚的了。可

您卻身穿布衣麤裘，乘駕柴車劣馬來上朝，這是隱藏君王對您的賞賜啊，因此要罰您喝酒。」

晏子聽了，離席向景公說道：「微臣是先喝下這罰酒，而後再解釋，還是先解釋再喝呢？」景公便說：「先解釋再喝罰酒吧。」

晏子說：「君王賜臣卿位來尊顯臣，但晏嬰不敢因為顯貴而受命啊，是為奉行君令而受命；君王賜臣百萬錢財來富厚臣家，可晏嬰不敢因為財富受命啊，是為讓君王的恩賜通達於更多的人，彰顯君賜。」

「臣聽說，古時的賢君如果知道臣子受了厚賜，卻不能照顧其貧困親族，就責備他；知道臣子任職而不能盡其責，就責備他。君王的內親，臣的父兄，如有散失在荒野，這是臣的過錯。君王的外親，臣相識的人，如有流離四方的，這是臣的過錯。兵甲不堅，戰車不固，這也是臣的過錯。可至於乘駕弊車劣馬來上朝，臣想這並非是臣的過錯。」

「更何況，臣因為君王的厚賜，父族親人中，沒有不乘車馬的；母族親人中，沒有不足衣足食的；妻族親人中，也沒有挨餓受凍的；國內的貧士，等待臣濟助過活的也有數百家之多。像這樣的情形，是彰顯君王的恩賜，還是隱藏君王的恩賜呢？」

景公聽後大為感慨，說道：「好！那就替寡人罰桓子一杯吧！」

晏子身居高位，享受厚祿，令旁人羨慕。然而晏子卻明白，高位的實質，乃是為奉行君令；厚祿的所用，也是為彰顯君賜。田桓子看到晏子身穿布衣麤裘，乘駕柴車劣馬，便認為是隱藏君王對晏子的賞賜。可田桓子不知道，晏子雖自身節儉，清貧自守，卻已將君王的賞賜厚施於身邊的親族及國內貧士，使更多人一起領受君王的恩賜了。這不正是在彰顯君王的恩賜嗎？

晏子能舍己為眾，將所得與人分享，真可謂是賢達之士。他如此做，不僅使親族賢士得到救助，也使君王的恩惠得到擴張，通達於更多人。親族與貧士，也因此會對君王生起感恩之心，更加安居樂業。

細想，晏子能以高位來利眾，以厚祿來濟眾，不正是源於晏子那一顆愛國利民的心嗎？他清廉正直，大公無私，受命只為幫助國家人民向更好的方向發展，於是在他輔助之下，齊國更加安寧，百姓生活更加安定。他不圖個人私利，便能剛正不阿，秉公守法。有謂是「君子無欲則剛」，人能不被物欲私欲所拒，自然剛強，不受束縛。這也使得晏子不陷入誘惑深淵，長居高位，安享晚年。一個真正有智

慧有德行的人，是不會讓自身被欲望所縛，從而陷入困境絕境之中的啊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二

晏子知禮

晏子為齊國之相，德行出眾，智慧過人，他不僅博見多聞，而且熟知禮儀。有一次，晏子奉命出使魯國，孔子便令門下的弟子們前往參觀、學習，弟子們聽從了孔子的指示，前往參觀。

等到了晏子拜見魯君的禮儀結束後，子貢回來向夫子報告說：「怎麼說晏子他熟習禮儀呢？古禮有稱：『登階不歷，堂上不趨，授玉不跪。』今天晏子的所作所為，卻都與此相反，怎麼能說晏子他熟習禮儀呢？」

晏子辦完了魯君的公事後，退而會見孔子。席間，孔子向晏子問道：「古禮規定，登階之時依次而行，不可越級而上；朝堂之上，不可以急趨而行；接受圭璋時，不需下跪。而夫子您所為皆與此相反，如此合禮嗎？」

晏子聽了回答道：「晏嬰聽說，在兩楹之間，國君與臣子各有固定的位置，君行一步，臣行兩步。因為魯君迅速登上，晏嬰惟恐時間來不及，才越級而登，在朝堂上急趨而行，以便能立即就位啊。再以國君授玉姿勢過低，不得已，晏嬰才跪下來，如此方能承接。況且，晏嬰也曾聽說，為人做事，只要能謹守大節，至於小節方面略有出入，也是沒有關係的啊！」

晏子拜見孔子辭出後，孔子以賓客之禮相送。回來後，孔子對自己的門下弟子們說：「禮，貴在因時制宜，像這樣不合常法的禮儀，惟有晏子才能行而有節啊！」

禮，重在實質，是內心誠敬的表現，《曲禮》有曰：「夫禮者，自卑而尊人。」子貢看到晏子在形式上不守禮節，卻未曾注意到，是因魯君未能如禮去做，晏子為能守住大節，才在小節方面略有出入。

形式上有所出入，可一顆恭敬尊重的心，卻時時在晏子心中，這是禮的真實含義，也表現出晏子對禮的敬守。倘若只追求外在形式，表面上勉強做到，而忽略內在實質，那就喪失了禮的本意了。

而凡見事，我們不能以片面之見就加以判斷。賢如子貢，尚且可能看錯，何況我們普通人呢？怎麼能隨意推測，人云亦云，不明察事情的真相？當夫子聽到子貢如此說，並沒有妄加評判，輕易指責，卻是直接向晏子詢問，瞭解事情真相、原由，可見聖賢人處事的明智。

再則，雖說只要能謹守大節，於小節方面略有出入也沒有關係。但如今，也會有人以「不拘小節」來掩飾自己的失禮。在言語、行為方面，總要按自己的壞習慣去做，不願改正。如果遇到有人指出缺失，卻堅持說只要心存恭敬就可以，形式上並不重要。可是，當自己的內心真正有恭敬之意，那言語行為自然就會表現出恭敬有禮的樣子，因為言行是內心的反射。

因此，我們在求學過程中，切不可自欺欺人，對自己的心態當有一個正確認識。不放任自己的壞習氣，也不對他人隨意猜測、指責。時時處處，心懷敬意，以一顆謙虛好學又樂於改過之心來學習聖賢教誨。如此，將會給我們的成長，帶來更多的利益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三

景公欲無為禮

在晏子輔佐齊景公初期，有一次，齊景公設宴與群臣共飲。酒宴上，君臣彼此祝酒，喝得興起之時，景公突然心血來潮，把手一擺，對著眾臣子們說：「今日寡人願與諸位大夫喝個痛快，請各位不必拘禮。」說完，便樂呵呵地笑了起來。

晏子一聽此言，馬上顯出不安的神色來，向景公回答道：「君上所言差矣！臣子們自然是希望國君能不拘禮數。然而，力多足以戰勝長上，勇多足以殺害國君，禮數卻可以約束這些行為。

「好似禽獸靠著自己的氣力彼此攻擊，以強欺弱，勝者為王，所以經常更換它們的領袖；如今君上希望群臣不必拘禮，就形同禽獸了；倘若人形同禽獸，群臣仗著自己的氣力去互相攻擊，以強大欺凌弱小，如此經常更換領袖的話，試想，我君又怎能安於其位呢？

「人之所以高貴於禽獸的地方，正是因為有禮的關係啊。所以《詩經》中說道：『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』人如果不講求禮，那還不如早點死掉得好。由此可知，禮是不可或缺的啊！」

晏子勸得懇切，然而景公沈迷於杯中之物，正有興致，聽到晏子的話，反倒覺得掃興。因此，景公對晏子的勸告也背而不理，好像沒有聽到似的。

晏子見景公不答，也沒有再強作解釋，群臣們又繼續飲酒歡樂。過了一會兒，景公因事離席，在出去的時候，晏子竟然不起身恭送；等到景公由外入座，晏子又不起身相迎；在交杯互敬時，晏子更是搶先飲酒，好似景公不在場。齊景公看到晏子如此無禮，而且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禁氣惱起來。終於，景公忍無可忍，容色大變，抓緊著自己的雙手，怒目而視地責問晏子道：「剛才先生還教寡人，人

之相處不可以無禮。但寡人出入席次，你不起身迎送，交杯敬酒時，你又搶先來飲，這難道合禮嗎？」

晏子聽了，立即離席起身，非常有禮貌地稽首禮拜，向景公回答道：「晏嬰怎敢忘記剛才向君上講的話呢？臣只不過用行動來說明無禮的實際樣子罷了。君上如若要不拘禮數，那就是這個樣子啊！」

景公這才明白晏子的用意，心中很感慨，原來不拘禮數是如此結果，於是慚愧地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的確是寡人之過啊！先生請入席，寡人聽從先生的諫言就是了。」酒過三巡之後，景公便依禮停止了這次飲宴。

自此以後，齊景公銳意革新，整飭法紀，修明禮樂。如此不久，不僅使國家政務走上了軌道，百姓們也安居樂業，社會秩序由此更加有條不紊了。

景公請群臣們開懷痛飲，不拘禮數。可想而知，這是景公希望臣子們能盡情歡樂，不受禮節的束縛。能如此下令，也表明齊景公一顆關愛臣子的心。然而，齊景公只是希望臣子們能開懷，卻沒有想到，使臣子們不拘禮數，將會帶來的後果。

漢代劉向曾在《說苑》中說到：「患生於所忽，禍起於細微。」禍患的發生大多是因為事情初期的怠惰和鬆懈。凡事於初始時，若不能夠防微杜漸，恐怕就像「千里之堤，潰於蟻穴」那樣，一點點地消磨殆盡。一旦使禍患產生，只怕屆時兵敗如山倒，就難以有迴旋的餘地了。因此，景公於初時不能謹慎，恐怕連國君地位都難保。諸如此類，我們在歷史中也見到不少，像商紂王使用象牙筷，臣子箕子便可預見其後果。如此可知，慎於始何等重要，於事情最初、小時能制止，就可以避免將來大禍的產生。

除「慎於始」外，凡事也皆有其度。飲酒有度，歡樂也有度。酒不及亂，是飲酒之度。不因酒而亂了心性，做出違禮亂德之事，這是在酒中不迷失自我。歡樂也如此，《禮記》有曰：欲不可縱，樂不可極。欲似深淵，是沒有止境的，當不能把握好度，飲酒歡樂無所節制，就可能會酒後誤事，樂極生悲。

晏子雖然也在飲酒、歡樂，但仍保持著清醒與理智，沒有因為酒樂而失去原則。於是，在景公有不當命令時，晏子便能馬上做出反應，及時提醒景公，說明不守禮的不當之處。雖然晏子說得清楚，景公卻聽不進去。換成我們，或許也會覺得，在喝酒之時就應該痛痛快快，高高興興，何必拘泥於那些禮數呢？其實，人在興高之時，常會因為一時的興起，沒有將事情考慮得周詳。此時說的話，做的事，恐怕已失去平常正確的判斷力與理智。如此，便有不少酒後失言，或因一時興起答應下來，過後卻又悔之莫及的事。故古人教導我們「盛喜中勿許人物」，《弟子

規》也有曰「事非宜，勿輕諾」，都是告訴我們時時處處要保持理智，不要因一時感情沖動而輕許輕諾，屆時不能達成，會令自己陷入兩難的境地。

進而言之，齊景公難道真的不需要「禮」，不喜歡「禮」嗎？當晏子如實做出不守禮的行為時，景公卻發怒了，甚至責怪晏子不守禮。因為「禮」，不僅僅是外在的一個表現形式，它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尊重、禮敬、愛護。當有人對我們有禮、尊重時，我們的內心也會感受很歡喜。反之，若他人視我們於不存在，對我們無禮，縱然是在喜慶的宴會上，也會感到不舒服，甚至覺得受辱、憤怒。倘若人與人之間真的不拘禮數，晚輩隨意欺凌長輩，強大任意捉弄弱小，失去禮的規範，那豈不真成了與禽獸沒有分別了嗎？

晏子能看到不守禮的嚴重後果，也知道慎於始的重要，於是縱然勸諫景公不肯聽從，他也不放棄。他善巧地做出具體行為，以自身不守禮的實際行動來規勸，終於使景公認識到禮的重要性，從而聽從晏子諫言，使禍患防範於未然。由此可見晏子的慎重與堅持。於是此後，齊景公銳意革新，整飭法紀，修明禮樂，不僅使國家政務走上了軌道，百姓們也安居樂業，社會更加安定。終於，使我們看到了晏子勸諫得到了圓滿的結果。

此篇，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，從不同角度去看，有不同的啟發與收獲。願意認真學習，用心領悟，那麼在熟讀過程中，會有不同深度、廣度的體會。這將幫助我們逐漸開啟內在智慧，從而引導我們的人生走向智慧與光明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四

患夫社鼠

齊景公有一回請教晏子說：「治理國家憂患的是什麼呢？」晏子回答道：「憂患社鼠。」景公聽了不明白，於是又問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神社，是用木材建造再加以粉刷而成，於是老鼠認為有隙可乘，便托身於其中。如果用火熏它，怕會燒掉木材；引水注灌，又怕會弄壞牆壁。如此，老鼠不可得而消滅是因為神社的關係。

「一國之內，也有這樣的社鼠，便是人主左右的近侍。他們對內蒙蔽善惡，淆亂君上視聽，對外又賣弄權術，魚肉鄉裡百姓。不消滅他，怕他違法亂紀；要消滅他，他卻又被人主所鍾愛、庇護。這也可以說是國家的社鼠啊！

「在宋國，有位賣酒的人，他的酒器擦拭得很潔淨。可是他的酒都放酸了，也賣不出去，於是向鄉裡人打聽原因。鄉裡人告訴他說：你們家的狗實在是太兇了，有人提著酒器要去買酒，狗迎頭就咬，這就是酒之所以放酸還賣不出去的原因

啊！

「一國之內也有猛狗，那就是有權的佞臣啊。有道德學術的人士，想晉見萬乘之主時，那些權位之佞臣就像惡犬一般，迎面狂吠，這也可說是國家的猛狗啊。左右的近侍為社鼠，有權之佞臣為猛狗，君主安得不受蒙蔽，治國又安得不引為憂患呢？」

又有一回，齊景公問晏子道：「辦理政事所患的是什麼？」晏子回答說：「患在善惡不能分明。」

景公於是問道：「那如何能明察善惡呢？」晏子回答說：「審慎地選擇左右的親信。如果左右親信良善正直，則朝廷百官便各得其所宜，善惡自能分辨清楚了。」

當孔子聽說這件事以後，稱贊道：「晏子講的這番話，實在很有道理啊！善人進用，則不善之人便無由而入了；不善之人進用後，那善人也無由而入了。」

晏子勸諫景公要善用良臣，因此以社鼠及猛狗來比喻身邊不善的近侍及佞臣，使景公真切感受到，身邊人倘若運用不當，將可能給自己及國家帶來的嚴重後果。

這也正如當初齊桓公，運用了不良之臣易牙、豎刁、開方，不僅使自身喪命，還差點斷送了國家，很值得警惕。故擇人一定要有智慧，沒有智慧洞察，身邊聚集了許多不善，那麼善言就難入，就像被蒙蔽了眼睛、耳朵，看不到真實的一面，會讓自己陷入絕境，也會因此而壞了整個大局。

那如何判斷呢？夫子有言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又曰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。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表面上做得恭敬順從，又說著很好聽的話，可內心卻沒有仁德，常常喜歡搬弄是非或是誹謗陷害，如此之人便當遠離，更不當加以信任與重用。

反之，選擇了正直善良之人在身邊，那不善也不輕易能入了。這就像一塊田地，要使其不亂生雜草，成為雜草堆，那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種植嘉禾芳草。一個團體要健康發展，居上位者就當選賢與能。唐太宗重用魏征，成了千古佳話；齊景公任用晏子，避免許多過失；周公輔助武王、成王，為周朝發展奠定了牢固基礎。能重賢臣，遠小人，知人善用，那縱然是諂媚阿諛、挑撥是非之人也會有所收斂。

同樣的道理，我們立身行道，想要德日進，過日少，亦當親師友，遠小人。孔子有明訓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。」友直，指正直善良的朋友，這種朋友剛正坦蕩，能堅持真理；友諒，是指誠實信用的朋友，這

種朋友心地寬廣，真誠待人；友多聞，指學識淵博的朋友，這種朋友聰明智慧，有真才實學。與這三種朋友相交，不但能避免我們犯下許多過錯，也能提攜我們提陞道德修養，與聖賢之道更加接近。

而「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友便辟，指諂媚逢迎的朋友；友善柔，指狡詐虛偽的朋友；友便佞，指花言巧語的朋友。與這三種人相交，便很容易誤入歧途，甚至被陷害、傷害，有損於我們的道德修養，亦有損於人生的發展，值得我們警惕。

在歷史的借鑒中，無論任何人都會從中獲益。上至領導，下至平民，故古人雲：「大道不器」。願我們讀到每一篇好故事，不要輕易錯過，能深思善體，必有所悟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五

景公賞無功罪有司

齊景公有一次燕飲賞賜國中的寵幸之人，決定給予萬鍾之賞的有三位，千鍾之賞的有五位。然而景公命令三出後，主辦會計的官員卻堅持不辦理。景公大為震怒，下令要免除會計官員的職務，可命令三出後，執法的士師又抗命不從。

景公為此很不高興，也很難過，於是向晏子訴苦說：「寡人聽聞，君王治國，對喜愛之人獎賞他，對厭惡之人則疏遠他。如今寡人對自己喜歡之人不能賞賜，對討厭之人又不能疏遠，實在失去了君王應有的權力啊！」

晏子聽後，回答景公道：「晏嬰聽說，君王領導正確，大臣依命行事，此為順服；君王行為乖張，大臣卻仍惟命是從，此是叛逆。如今君上厚賞那些讒佞阿諛之人，卻要官吏們言聽計從，不得違抗，此是君失正道，臣失其職了。」

「先王最初立下愛而當賞的標準，是鼓勵行善；立下惡而應罰，意在嚴禁殘暴。過去夏、商、周三代帝王之所以能興王天下，是因為凡有利於國家的，就愛而賞之，有害於國家的，就惡而罰之。故明白昭告，將所愛之人加以獎賞，如此鼓勵善行，賢良之士便越來越多；將所惡之人施於懲罰，愛惡分明，公正無私，邪僻之人也由此改過遷化，惡跡消滅。因而天下大治，百姓和睦。可到了國勢衰危之時，末代的帝王懶散怠慢，日常生活只知放蕩淫樂，對順從己意就愛之，違背己意便惡之。如此愛惡顛倒，善惡不明，對所愛之人加以厚賞，所惡之人加以嚴懲，使得邪僻之人越來越多，賢良之人消滅淨盡。最後使百姓們妻離子散，國家也危敗覆亡了。」

「如今，君上不能揣度古聖先王興王天下的原因，又不能觀察衰世憐君亡國敗家

的真相，臣只怕君上如此濫賞淫罰，一旦臣子們不敢據理力爭，便有社稷傾覆，宗廟危亡的後果啊。」

景公聽聞此言，立即明白了自己的過錯，於是以改悔的口吻對晏子說：「寡人著實不知，那就依照士師們的安排去辦吧。」

這樣以來，凡從前於國中寵幸之人的濫賞濫支的公款，經過了審慎的檢察後，節省下了十分之三。

景公希望厚賞自己所愛之人，卻沒有看到，自己所愛，並非對社稷有功，卻是自己的私心私愛。倘若於社稷無功，僅是討君王喜歡就可以得到厚祿，那麼恪盡職守的官員恐怕就會心生理怨。一旦這樣的風氣有了開始，大臣們不能守住本職，趨向於諂媚阿諛，齊國的朝政恐怕就要因此大亂。

當景公欲賞賜自己喜歡之人，執事官員卻不給予辦理；景公想要處罰執事官員，司法人員又不給予辦理。看起來，景公好像失去了君王的威嚴。其實不知，這正是官員們恪守本職，為國家著想，為君王著想，所以才不顧惜自己得失、性命，依然堅守職責啊！景公只看到表面順從與否，卻沒有看到，真正的順服，是順從正道。若是阿諛諂媚，顛倒是非，順從自己的喜好，那齊國的命運也就堪憂了。

而在這其中所幸的是，景公遇到問題時，會懂得向有道德、智慧的晏子請教。於是，晏子誠懇地將道理分析清楚，使景公看到其中的利害，以免犯下過錯。如果景公反向身邊的寵佞之臣訴苦，遇到居心叵測之人再火上澆油，事情恐怕就難以收場。這其實也是景公的智慧，懂得向有德之人請教。

還有可貴的是，當景公看到自己不足，馬上能以改悔的口吻允諾按其應有的處理方式處理。並不因自己是一國之君，就顯得高高在上，或為自己找藉口，逃避問題。景公身為君王，能知過就改，這是非常難得的。由此，景公允許了按臣子們的本職如法辦理後，也為齊國節省下了十分之三的公款，從而扭轉了風氣。

在這則故事裡，用心品讀，可以給我們很多啟迪。身為領導，能否看清，怎樣的下屬才是真正忠於職守的好下屬？身為下屬，對於領導的不正確指令，是否會誠懇規勸？人生遇到困惑時，懂不懂向有智慧、德行的人請教？面對自己有錯，能否放下面子，真誠面對，虛心改過？自己所惡之人，到底是他真的不善，還是自己的偏私呢？

能明白自己的心，生活中的我們便可以少犯許多的過錯，那人生，也將因此過得更明白，更有智慧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六

順情而化

齊景公的愛妾嬰子不幸去世，齊景公十分傷心，守在嬰子屍體旁，一連三天都不進食，悲哀欲絕，到了衣著凌亂，肌膚裸露，靠在席上仍不舍離去的地步。

左右的近侍大臣們見了，再三勸告，景公都置之不理。晏子於是入見，對景公報告說：「稟告君上，有術士與醫師說『得知嬰子病死，願意前來醫治她』。」景公聽了，心中一震，馬上從床邊站起，急切又驚喜地問：「病情還有希望嗎？」

晏子答道：「此是術客的說法，既然是天下的良醫，何不請他們姑且一試呢？請君上屏除不潔，沐浴進食，離開此處，聽說術客將拔惡禳災，做祭祀鬼神之事。」景公歡喜非常，立刻點點頭說：「好極了。」離開嬰子的住處，回宮沐浴淨身，開始進食。

等景公一走，晏子立即下令，使負責棺木的人將嬰子屍體入斂。斂畢，晏子前往景公住處回報說：「醫生無法醫治，嬰子的屍體已經入斂，不敢不向君上稟明。」齊景公聽了此話，像被潑了冷水，內心十分不悅，立刻變了臉色說：「先生拿醫生的話來命令寡人，不使寡人親自觀看治病，將入斂，又不預先向寡人報告。這樣看來，寡人擔任齊國的國君，只不過有名無實而已了！」

晏子聽後，回答道：「君上難道真的不知道，人死不可復生的道理嗎？晏嬰聽說，君王領導正確，大臣依命行事，此為順服；君王行為乖張，大臣仍惟命是從，此是叛逆。今君王領導不正，順從之人卻得到親近，指陳利害的反被疏遠，讒言阿諛的扶搖直上，賢明善良的反遭罷黜，使得諂諛小人橫行於左右，邪事暴行交錯於國中。

「過去我先君桓公，任用賢明的管仲而稱霸，接近巧佞的豎刁而亡身。如今，君上輕視賢人的禮遇，卻厚重愛妾的喪事。雖然古代的聖王，各有所私愛，但不因私而傷其正行；斂死所以示愛，但不因斂死而失愛之正；送死可以示哀，但不因送死而失哀之正。正行有傷，將會把自己陷入沈溺私愛，不能自拔的地步；情愛表露過度，就會傷害身體；哀毀逾恆，則會損減性命。故古聖先王節制私欲，使其不逾越節度。

「人死了，立即埋葬，不因久不棺殮而保留生人之事；不因棺槨衣衾之崇，而損害生計之養；不因哭泣哀毀，而隕滅生存之理。如今，屍體已腐朽卻仍留生人之事，擴大私愛而傷害正當之行，注重亡者，悲哀不止而妨害生存之理。國君這樣做錯了。所以諸侯聘問之貴賓，以出使我國為恥，本朝的大臣，以恪守職務為羞。推崇國君的言行，不可以領導民眾；順從國君的欲望，不可以持國。

「而且晏嬰聽說，屍體腐朽而不埋葬稱為『戮屍』，臭惡而不收斂，稱為『陳屍』。這種作法，違反明王的本性，造成百姓的誹議，並納愛妾於刑戮陳屍之中，是絕對行不通的啊！」

景公聽了，心中震驚，慚愧地說道：「寡人無知，因先生的博學多識，才瞭解這些做人的道理啊！」晏子見景公接受，於是又說：「本國的卿士大夫，諸侯四鄰的賓客，都在宮外候旨，希望君上能停止悲哭，節哀順變。」

當魯國的孔子聽到此事後，不禁贊嘆道：「天上的星光雖然皎潔，但總比不上天氣陰沈下的日月。小事雖然各有所成，但較之尚未完成的大事，差得還遠。君子雖然運用欺誑的手段，但比較小人的小行小信，還要高明得多，這不就是晏子嗎？」

齊景公對嬰子用情深切，因此當嬰子離世，景公便悲痛難忍。以致茶飯不思，衣衫凌亂，不理任何人勸諫，也不讓嬰子入斂。此時，景公陷入個人情愛悲痛中，聽不進任何話。然而，作為一國之君，景公的言行影響的卻是一整個國家。倘若沈浸在情欲中不能自拔，又違背正常禮度，丟棄君臣之道，那麼將給景公與齊國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。

晏子深知，直勸景公，景公必然不肯接受，再三勸說也將無濟於事。因為景公深深想念嬰子，仍希望嬰子活過來，再相恩愛。晏子體會到景公的心境，於是先隨順景公的感情，騙說有醫生術士要幫嬰子治病，使得景公當即從床邊站起，詢問晏子是否還有希望。

我們都知道，人死不可復生，景公自然也懂得這個道理，可在悲痛萬分的時候，他寧可相信，嬰子還有復活的可能。於是懷抱著這個希望，離開嬰子住處，回宮沐浴更衣，進食。

等景公一走，晏子當機立斷，立即命人將嬰子的屍體入斂，不給景公迴旋之餘地。如此，景公再想任情，也不可能了。這一舉措，正是晏子的理智與果斷，否則再隨順景公，嬰子的屍體仍難入斂，景公也無法從悲痛中清醒過來。

晏子回報景公，嬰子已入斂，景公便明白了，晏子是故意用計支開自己，於是非常不滿。此時，晏子並沒有因為國君的威嚴與不滿而恐慌，也沒有再順從齊景公的性情。而是用正直、明理的話語，直陳景公不當之處。使景公提起理智，看清自己的過失，也看到自己肩上所擔負的國家興亡，百姓幸福的重擔。認識到真正愛嬰子，並不是陳放她的屍體，暴露在外，而是能夠按禮入斂，使她能夠入土為安。晏子同時也指出，古聖先王節制私欲，使其不逾越節度。雖然有私愛，但不

沈溺，不越禮過度，旁敲側擊勸勉景公克制私欲，節哀順變。

景公由晏子的一番話，終於認識到自己的過錯，大為感慨，自己難以看到自身的缺失，幸得有晏子在旁提醒。如此，景公當即提起理智，坦然接受晏子去世的事實，也接納了晏子的勸諫。

這則故事，給我們很多很深的啟發。聖賢人，並非像一些朋友認為的那樣，像木頭人似的不痛不癢，與世脫離。他們是真正能體恤到對方的感受，能站在對方的角度，從客觀、全面的大局上考慮。於是，能善巧方便地運用不同方式，達到勸勉他人，利益大眾的目的。其中所包含的至誠博大之仁愛，並非我們私心寡欲所能猜測。懷有這樣一顆仁善之心，縱然是採用欺騙的善巧方便，比起那不守道德之人的小行小信，自然也是高明多了！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七

景公不恤死屍晏子諫

齊景公出遊於寒亭途中，目睹腐爛的屍體，卻默不作聲，好像視而不見。晏子於是上前進諫道：「過去我先君桓公出遊，看到饑餓的人，就給他食物；有病的，周濟他錢財；工作不使他們過分勞碌；稅捐不超過他們的負擔。所以先君一旦有出外巡遊的消息，百姓們便非常高興，說：『國君會不會到我的家鄉來巡視呢？』

「現今，君上游於寒亭途中，離此居住的四十裡方圓的人，拿出自己所有的錢財，還不能滿足您的需求，盡最大的力量，也沒法完成規定的勞役。百姓在饑寒交迫的痛苦下，弄得野有餓莩，路陳腐屍，張目相望，不絕於途。對此，君上竟視若無睹，不聞不問，這實在有失君王之道啊！

「進而言之，一旦百姓們民窮財盡，氣衰力竭，下情蒙蔽，不能達於上；國君驕傲舒泰，奢侈淫佚，上情壅塞，無法宣導於下；上下離心離德，君臣無親，這是夏商周三代帝王，由盛而衰的原因啊！如今，君上不但不加警惕，還步他們後塵，只怕最後是親痛仇快，公族的危險，造成異姓的幸福啊。」

景公聽了猛然警醒，說道：「先生講得很對，在上的國君忘記了下民的痛苦，厚加聚斂而不顧人民負擔。我的罪過太大了。」於是，景公派人掩埋了路上的屍體，發放賑災的糧食，並且下令凡居住寒亭方圓四十裡的人民，免除一年的繇役。此後，景公更決定三個月以內不出外巡遊，閉門思過。

齊景公路見腐爛的屍體，竟然不聞不問，身為君王，見百姓受苦卻無動於衷，實在有失君王之道。因此，晏子力諫，使景公能夠生起呵護人民的心，體恤民生疾苦。這，不僅是齊景公的福氣，也是百姓之福。

見到君王有失，馬上進諫，是晏子的忠貞；進諫又能合情合理，使景公接受，是晏子的智慧與才能。身為下屬，晏子力行了對君王勸諫的責任，身為百姓的父母官，晏子又能關心百姓疾苦。晏子可謂是盡到了自己的本分了。

我們在生活中，是不是也能夠如晏子一般，盡到自己的職責與本分呢？當親人有過失時，能否真誠勸導，使之改過，保有其幸福美滿的生活？而遇到人生的一些情境，是否也能提起警覺，看到問題所在，當下去解決問題呢？

曾有位父親，有一天，他看到自己四歲的女兒，在看別的孩子吃零食。孩子只在那兒愣愣看，一副很想吃的表情。父親見了，馬上喊她回來，嚴厲地訓斥了她一番。告訴孩子說，這樣看別人吃東西是不對的，想要吃什麼，回來跟父母說，父母同意了，就給她買，父母沒買，就不能吃。

孩子被訓斥了以後，很委屈地哭了，但從此以後，只要看到別人吃東西，她就自己走開，不再去看。而且，也沒有找父母討東西吃。

曾經問過這位父親，為什麼要那麼嚴厲。因為孩子還小，也不過是看人吃東西，她自己又沒有討要。可父親卻說，現在小，只是看看而已，以後說不定就會要。等養成了好吃的習慣後，長大就不好管了。第一次就告訴她不可以，她就懂得了。

這位父親能在一開始，就看到問題，並能看到問題發展下去的後果，於是能馬上告訴孩子哪些是不對的，需要改正，真是他的智慧。如此便使孩子從小就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偏失，及時改正，避免了以後更大錯誤的產生。

我們是否也能有這樣的警覺心呢？景公的身邊，有晏子時時提醒，而我們的身邊，如果沒有這樣的善友提醒，便更應自我警醒，及時發現問題，解決問題，避免問題嚴重化。

時時反省，樂於改過，相信我們的生活，會因此變得更加美好，品德也會在其中得到提升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八

獄訟多晏子諫

晏公時期，苛捐雜稅很重，人民不勝負擔，故獄訟繁多。拘捕的罪犯充滿了牢獄，怨恨的情緒遍佈朝野，晏子苦苦相勸，景公卻不聽，並且對晏子說：「主持獄訟，是國家重要的官吏啊，希望請先生來擔任。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君上是叫晏嬰整飭獄政，減少犯罪，以驗懲勸之效嗎？那麼我有一妾，長於書記，請她便足以擔任了。如果君上是叫晏嬰讓百姓們釋怨窒忿，擁護君王。事實，百姓沒人願意敗壞家庭生計，專門奉承暴君那種窮奢極欲的癖好的。所以，只要派一官吏，把每家的租券獻贖一把火燒掉就可以了。」

景公聽了，一臉的不高興，說：「整飭獄政，使一妾即可勝任，叫人民釋怨窒忿，把每家的租券用火燒掉就可以，照這樣說來，先生就沒有其他方法能治理國事嘍？」

晏子回答道：「晏嬰所聞與君上不同。現在以胡貉戎狄的人們養狗為例，他們每家多者十餘條，少者五、六條，彼此不相傷害。但如果隨便丟一束雞肉、豬肉，便馬上可以看到它們爭得骨折皮裂的樣子。

「上位如能實行仁德之政，下位能明白彼此相處的道理，則貴賤有等，不相侵犯。現在君上卻以千鍾之多的高爵厚祿，隨意投之於左右人等。左右人等爭奪的激烈，恐怕更甚於胡貉戎狄的走狗，然而君上高居君位，卻還不知這其中的實情。

「一寸長的竹筒，如果沒有底，就算用盡天下的糧食也裝不滿。而今齊國，男子耕田，女子織布，幾乎夜以繼日辛勤工作，但全部所得，還不夠繳納苛捐雜稅。然而君上身旁都是些精工雕鏤的飾物玩好，這等於沒有底的竹筒啊。一個五尺高的小孩，只要拿著寸長的火種，即令用盡天下的柴薪，也不夠它燃燒的。如今，君上左右的近侍們，可以說都是些玩火的人，君上卻視而不見，無動於衷。

「試想，鐘鼓樂器，陳列成肆；戈干戚揚，組合成舞；樂聲舞步，動人心弦。面對這些，縱使克勤克儉的大禹，也不能禁止人民去觀摩。況且增進了人民的物質欲望，又嚴禁大家耳朵不聽，心裡不想，就是聖人，也很難辦得到啊！

「更何況，剝削百姓的財產，使他們饑寒交迫；勞動百姓的體力，使他們身心疲憊；使他們受到痛苦的煎熬，到今天又要嚴辦獄政，狠狠懲治他們的罪行。如此以往，後果真不堪設想啊！」

齊景公於親政之初，能虛心納諫，認真聽取晏嬰等賢臣建議，於是使齊國在短短的幾年間便由亂入治。然而後來，齊景公卻貪愛享樂，貪杯好色，大造宮室，厚賦重刑，不恤民情，使得民不聊生，怨聲載道。

面對景公如此貪愛民財，又要嚴加訟獄，晏嬰擔心如此以往，累積民怨，後果將不堪設想，於是一勸再勸。然而景公卻不肯聽從晏子的勸導，仍要晏子承擔這訟獄之官。晏子因而直截了當告訴景公，整飭獄政，使一妾即可；去民怨，焚燒租

券即可。景公聽了大為不悅，可晏子仍不放棄勸諫之責，繼續直陳利害，並且運用事例，巧妙地將其中危害陳清。由晏子的勸諫中，我們也看到，一旦放任欲望，那縱有再多的民財也耗不起啊！

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。君主如船，百姓如水，水能使船安穩航行，也能使船沈沒。君能愛民如子，必得百姓擁護，反之，則會迫使人民反抗。唐貞觀後期，魏征在《諫太宗十思疏》中說：「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載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」意思是說：怨恨不在於大小，可怕的只在人心背離，水能載船也能翻船，應該高度謹慎。

而在劉向《新序·雜事一》也有曰：「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，愛民如子，蓋之如天，容之若地。」君王要能善體民情，愛民如子，使人民能安居樂業。因此，並非以訟獄的繁重嚴苛來維護社會安定，能以仁德之政，使民安樂，知禮守法，自然可以免除獄刑，使社會安定祥和。

《晏子故事系列》之二十九

莊公不悅晏子

周靈王十七年，晉國率領諸侯的軍隊攻打齊國。齊靈公率兵在平陰抵抗，結果兵敗逃亡，第二年便去世了。齊靈公死後，由齊莊公繼位。莊公崇尚勇力，不顧道義，齊國風氣日下，朝野上下怨聲載道。

晏子臣事於莊公，心急如焚，多次勸說莊公，莊公卻不聽，也不喜歡晏子。有一次，莊公飲酒之時，下令召見晏子。等晏子進來入座了以後，莊公命令樂工奏歌，歌詞中唱到：「算了！算了！寡人不高興，你來幹什麼？」樂工連續唱奏了三遍，晏子才明白，原來說的是自己。於是晏子離坐而起，向北面坐在地上。

莊公見了，問道：「先生就席，為何要坐在地上呢？」晏子回答說：「晏嬰聽說，妻子要和丈夫爭辯時，要坐於地面上。如今，晏嬰將與國君爭辯，怎敢不坐在地上？」

「晏嬰聽說，勢眾而不主張正義，力強而不講究禮節，好勇而厭惡賢能，是自取滅亡之道，災禍必然降臨到己身，像國君而今的情形。如果晏嬰之言不被採納，那麼請準辭去現職。」說完，晏子馬上起身，很快離開了。莊公見了，也不挽留。

晏子回到家後，凡家中貴重物品，繳還公庫；財貨之可賣者，送到市場。晏子說：「君子有能力為民服務時，就享有爵祿，祿位再豐亦有所不辭；無力為民服務時，縱然是寄食他鄉，生活再貧賤也不該厭惡。」於是步行東去，到東海之濱的一個小村裡過普通百姓的生活。過了幾年後，便發生了崔杼弑莊公的亂子。

齊莊公身為君王，卻不懂得善用賢臣，迷於個人私欲，好勇、貪色，聽不進晏子勸諫。後來，因與崔杼夫人私通，喪身於崔杼手中，實為可悲。

晏子雖為賢相，可遇不上好的君王，亦無用武之地。雖然晏子忠於自己的職守，努力向莊公進諫，可莊公不但不聽，反而討厭晏子。可見，有「千里馬」，亦需有「伯樂」，如此能人賢士才有施展才華的機會。

當無用武之地時，晏子亦不氣餒，有機會為民服務，則享受厚祿；無機會為國效力，就做一個普通老百姓，隱居於海濱，等待機緣。後來，晏子遇上了齊景公，終於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報負，利國利民，成了一代名相。

可見，我們生活遇到挫折或坎坷，亦不必氣餒。《孟子》有雲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。心中有抱負，在還沒有機會實現志向之前，可獨善其身，繼續提陞自我，等待機緣。一旦機緣來了，有機會施展才能，亦當有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」的態度，勇於承擔，勇於接受，為社會做貢獻。如此，不但可以成就自己的人生，亦將有益於社會，造福大眾。

大方廣文化公益網編輯部 大家藝文天地 轉載

全集字數：39,557 字